

知足齋文集
一



知 足 齋 文 集

(一)

朱 珪 著

知足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

福寧府志序

壽陽縣志序

應州續志序

高平縣志序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雁蕩山志序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寶坻王氏家譜序

樂府正義序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贅說序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張白蕓詩序

裕軒詩集序

今雨堂詩稿序

四圖集璣序

淺山堂詩鈔序

孟鄰堂文鈔序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慎餘齋詩鈔序

研經堂集序

成惟識論序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贈朱昆池序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第二卷

碑記論說解傳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明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重修藍田書院記

崎江書院記

積川書塾記

筆花書院記

重修嵯縣文廟記

六一泉三堂祠記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壇合祠記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無前知論

滋德堂說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易言心解

孔子不出妻解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黃芳度傳 史館作

王節婦傳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陳聖周家傳

翟瞿園家傳

邱府君家傳

黃衡州家傳

鄭賓日文學家傳

臧禮堂家傳

第三卷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謚莊節馬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呂君慕堂墓誌銘

敕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章淳菴墓誌銘

太學生黃存菴墓誌銘

太子少傅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事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浙江督糧道陳君墓誌銘

致仕鎮守雲南楚姚蒙景等處地方總兵官世襲三等子誥贈振威大夫浙江提督陳公墓誌銘

宗人府府丞曹公墓誌銘

鄭敬夫墓誌銘

武定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內閣典籍誥封榮祿大夫尹公墓誌銘

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加三級戴公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王涵齋先生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特恩贈副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鎮遠府分駐台拱同知李君墓誌銘

前博山縣知縣詔起引見武君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鮑翁墓誌銘

保靖縣知縣曹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前陝西漢興道陳君墓誌銘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何母申太夫人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予告在家食俸特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王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尙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紀公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第六卷

跋 祭文 行狀 哀詞

跋蔡葛山先生文集

跋湯葯岡師又占齋詩存

跋王緱山手蹟

跋蔣秋涇師詩鈔

書馮氏家藏誥狀劄付後

書盧中丞尖山壩工紀略後

書孟子四考後

書吳雲亭觀察家傳後

公祭阿文勤公文

公祭梁薌林師太翁文

祭王文山先生文代作

祭勵衣園光祿文

公祭陳給諫太翁文

公祭同年印淞汀吏部太翁文

祭沈未齋先生文

祭劉文正公文

祭劉東明文

祭李郁齋少宗伯文

祭陳來章少廷尉文

祭同年紀文達公文

祭寶閣學母太夫人文代其門生作

祭李母某太淑人文

祭同年馮孟亭母孔太宜人文

祭同年邊秋崖母李太恭人文

祭王母李太淑人文

祭徐舅母婁恭人文

祭徐外祖叔母丁太恭人文

劉母王太君行狀

臧禮堂哀詞

知足齋文集卷第一

大興朱珪著

序

福寧府志序

福寧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形勢奇險。爲閩浙之左塞。余庚辰秋。奉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寧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於今運使錢塘徐君。而福寧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健爲李君。先自福寧移守於此。聞言。曾手輯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爲福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將告歸。顧前所爲福寧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於聽訟決簿暇。數漏刻燭。不假手於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該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覲縷緯繡。無關於口者。偉哉。真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於一手。近日之爲書者。總萃參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於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於著述。斐然獨繼百七十年之緒。刻期於歲月。誠不可

及也。君爲官廉而愛人。所在有聲。閩人不知織。君始教之養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去。君喜吟哦。題刻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爲吏者。予尤嘉是書之有功而成之獨勤也。故爲序。以告後之覽者。

壽陽縣志序

仁和龔君宰壽陽三年。既勤於民。興於學。乃以所修縣志示予。而請爲序。予讀之。簡嚴有條理。其於壽陽受陽之辨。桃水洞過之脈。尤明核。非儒者不能爲也。壽陽東走井陘。西掖太原。隴太行之項。地固且衝。民俗剽疾。君勤問疾苦。獨其裨政。進民之秀者。而講勸治鑄之。又旌禮其孝子節婦。以風劇之。蓋斷斷乎儒者之治矣。予獨感人之仕宦。如傳遽耳。而愛樹之勿剪。桐鄉之奉書。其入人之深厚。如膠漆筋幹之不可解。其所自爲者然也。昔昌黎韓公使王庭湊。過壽陽驛。題詩云云。至今金石而尸祝之。嗚呼。非其道德文章忠義之沁人心脾者如是其烈歟。然則人亦何可以逆旅視其官。而不勉其所以自壽於斯世者。獨知效一官而徵一國哉。

應州續志序

予於戊子秋抵晉。時蘇中丞方下教所屬。講求水利。憶在鎮院。發官書。得應州牧吳君條覆水道井井。予與冀寧監司胡公盡紙讀之。曰。此其言有物。良吏也。其後君來謁。則知以名進士官陝右最久。察其治應。果有意行其言者。今夏鄂中丞以平定州需才。訪於僚。咸舉君對。中丞曰。可。遂薦之廷。君瀕去。應錄所續州志十卷寄予。予歎曰。君真不恕此州者。顧予疎於考核。屬予友戴孝廉東原校之。戴君曰。應州錯見於

周隋書。不始於唐明矣。吳君搜考甚善。顧新舊唐書皆不見應州沿革之由。則在唐地理志雲州。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矣。此地則天以後蓋棄之。甌脫也。予曰。信朱邪興於沙陀。其蹟多在應州。應之於唐。不以爲幅地矣。戴君又疑陰館。漫水。黃花堆。皆當在應州之西。予適以勘工之右衛。反自左雲。出山南。行過山陰。西北之黃花岡。經代岳鎮。乃渡桑乾。東南望夏屋。面雁門。時吳君道謁。問應州。尙在山陰之東。蓋遼金元明山陰隸於應。而今之州不兼有也。嗚呼。考古之難。非讀破數千卷書。壯遊數十年。而又生極盛之時。廣輪九達。險關不戒。豈足探源流。辨華離哉。國家關西北地二萬里。今之勾注。近在闔閭。予行次威魯。助馬口。關邊垣。攬形勢。蓋天下一家。民之改宅生成於聖人之世者。百有數十年矣。考鏡是非。勤問疾苦。因其利而無逆其防。亦儒者之所得爲也。豈獨治應哉。

高平縣志序

傳君令高平之三年。以修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於茲矣。縣有老儒司君昌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無恙。文獻其有徵。乃聘戴孝廉蕓浦輯之。爲二十二卷。明年春脫稿。寄予而問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示後矣。憶歲戊子。予自楚臬移晉。踰太行。臨天井。道出高平。考所爲羊頭之山。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於兩間。嘉徵沴劫。惟其所值。爲可感也。予承乏此邦者數年。東過井陘。北度勾注。出重邊。抵大青山之麓。古所謂險塞之地。塵囂之場者。今皆眇曠聚落。善葦作息。鷄犬不驚矣。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壽考。豈一世之澤歟。晉俗勤儉。上黨之風尤醇。官斯土者。得從容考鏡往蹟。坐理殷庶。歌勞動苦。可不知其所自。

耶。無爲繭絲。而爲保障。使神禾連穎。丹水化爲廉泉。此則予與良有司所當孜孜共勉。而茲書益可信其不朽矣。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珪自乾隆丙午孟冬。視學來杭。以非守土之官。故釋奠外。未謁羣神。戊申冬。嵯使盧公以新修吳山城隍廟志稿屬余校勘。乃知神爲南海周公。其忠烈詳於明史。本傳通鑑輯覽彰彰也。鑾駕親臨。御書標列。豈偶然哉。己酉正月二日。乃登山謁廟。是時中丞覺羅琅公。方有三日偕詣天竺禱雪之約。珪以城隍司民。且神久著靈威。竊默致私禱。其日微雨。厥明同謁天竺。歸而靈雨三日。仰惟天人協心。所謂歸之太空。不可得名者歟。抑中庸稱鬼神之德。體物不遺。而推闡於誠之不可掩。斯理也。聖賢反復申明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百吏治民於明。百神治民於幽。皆代天之職也。而能兼察官吏。使不敢逞於人上。其善惡公私。彰瘴感應。捷於呼吸者。非神不爲功。惟君子能信此理。故修身愛人而極於參贊。其次亦有所敬畏而不底於邪。反是則無所忌憚而不可言矣。案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開元五年丁巳張說之祭文。又若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鄺。宋災。用馬于四鄺。鄺。庸字古通用。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軾傳。軾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

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絨立祠。此以人爲城隍神之據也。故五禮通考備載之。夫五帝五官。農。稷。后土。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當在祀典。然則斯志之修。其於成民飭吏之道。所係豈不大哉。食斯土者。其共凜斯義。以施實德於民。則天人孚而雨暘若矣。

雁蕩山志序

雁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闕靈慳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郭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激留。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嶙嶭之致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鑿。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爲帝釋真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案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亂。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何論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鉉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校以明朱諫舊志。鈔成十七卷。可謂勤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尙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勇者。莫効於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縋而下深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猿角勝矣。乃見雁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南夾隔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助云爾。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唐權文公載之詩文全集五十卷。前有集賢院大學士楊嗣復序云。公昔自纂錄集五十卷。託友人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公元子中書舍人璩不祿。嗣孫憲奉遺集。求鄙文以冠首。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云。案公集流傳。不絕如綫。入四庫者僅十卷。總目稱內府藏本。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於滇南。劉大謨序刻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時時散見。王尙書文簡公會見全本五十卷。著於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所藏。劉體仁之子凡寫贈王者。詩賦十卷。文集碑銘至祭文共四十卷。實五十卷也。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寄書於阮中丞元。索之。知不足齋鮑以文。鮑曰。無有。聞朱竹君先生家有之。阮以覆彭。彭大驚。詢之於珪。茫然也。問之姪錫庚。對曰。有之。然先人奉貽祕本。不敢以假人。問其所得之自。曰。五柳居陶書賈告予。父曰。有不可得之書。在某公處。公能以宋槧名本數種。易可得也。予父允之。陶果得其書。請假鈔一部。以原書歸予。父然則海內不過二本耳。不敢輕以示人。予笑曰。姑假我一觀可乎。錫庚不得已。遲日送至。予覽披一過。真五十卷不傳之本也。亟晝夜命書手鈔成。而以原書歸之椒花。噲觴以鈔本假彭公。彭大喜。影鈔一部。手加丹黃。校勘塗乙。請予序其原委。行將梓之。已而公病。薨於邸。予曰。權文公集不可得矣。屬其門生緩索之於其家。彭公之孫邦嘯曰。信必完璧。不日而鈔本復還。予覆閱之。則彭公病中手跡如新也。自癸亥秋至乙丑春。珪旣進。知足齋詩集。荷御題詩冠於首。退而喟然曰。權文公忠孝良相。其集海內僅有四本。不及時授梓可乎。同志者聞而踊躍。集腋成裘。曰。善舉無獨爲。且彭公遺志也。乃俾甘梓人以宋體寫之。予陸續校正。竣五十卷。蓋書之顯晦有時。數也。案公天水略陽人。貞孝權公臯之子。舊書稱其自貞元迄。

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直諒寬恕。言動無飾。述作雅正而宏博。時人以爲宗匠。孝弟力學。髫鬣有聞。疏延齡恣行巧佞。論臯謨不書明刑。實臯之餘慶所鍾也。新書稱其雅正。瞻緝醞藉風流。皆紀實也。公忠鯁繼宣公之後。山斗啓南陽之先。斯文不墜。蓋有天焉。其忠孝之氣。耿耿與日月爭光矣。刻成鳩工諸君子。例序於後。

寶坻王氏家譜序

寶坻北王氏。當明永樂間。由小興州而來。遷於王甫營。成化中。有名顯者。甲午舉人。官至嘉興通判。徙居城中。傳至今十二世矣。予妹夫儀堂振綱。承其尊人信齋公之志。鈔家譜稿示予。請爲序。予惟姓氏混於司馬遷。而漢唐以來。尤重譜牒。漢王符有姓氏篇。晉王宏。齊王儉。梁王僧孺。各有百家譜。唐王元感著姓氏實論。此皆王氏之故實也。然齊五王氏合而爲一。今王姓徧天下。卽寶坻一邑。而南北分支。非家自爲書。豈免令狐之誚乎。抑吾聞之。敬宗者。將以收族也。韓子曰。篤近而舉遠。人必親其本支。而後及於祖免之族。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是爲知本。觀儀堂之書。知其近於禮意矣。時予將以使事出都。遂序而還之。

樂府正義序

珪年十三。從學於朱桓堂先生。先生方以選拔生待補教習。詔珪曰。不讀線釘書。無用也。授以考工記。明年夏。珪讀天官至秋官。先生喜曰。如此可教矣。早起入塾。先生已雘誦朱文公戊申封事三徧。是歲甲子。

秋試前。先生曰。我無可用功。取十三經重讀一過。文獻通考閱竟部。比入闈。卷在程武進相公房。程時爲庶吉士。薦而不售。先生曰。我於書無所不嗜。而尤有心得者在古樂府。他日成一家言。無憾矣。明年先生歸。歲庚辰。珪之官福建。過嘉興。謁先生。甲申。聞先大夫憂。奔喪返。再見先生。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願足也。丁酉。聞先生赴庚子。珪視學於閩。先生之子鼎。以手鈔數卷示珪。不及盡讀。丙午。珪來視浙學。乃屬鼎以原稿本及鈔成全書來校之。竊惟虞書教胄。先詩而後律。從之三百篇。皆可弦歌。則皆樂也。及漢以降。始別爲樂府。見班固志。而他詩則徒歌。至唐以後。則樂府但爲詩之一體。不問其宮商。不沿其本義。又限以四聲之韻。而爲律。是律其所律。非鐘呂之律也。好古者案古經書而比之。別爲韻學。夫勻音爲韻。和聲爲律。清廟之奏。何韻之有。乃取離騷而改叶讀之。是欲執僑如之足而適齊人之屢也。抑好古而忘其本矣。先生是書。博綜心契。其悟解或得之夢寐。其考證皆根之經史。真能自成一家言。足以傳世而不惑者。原本各卷。閒附唐以後太白子厚諸篇。而別爲新樂府二卷。則唐宋後作也。竊謂唐人全詩各有注釋。且其體離合不一。今斷自隋而止。爲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爲二卷。還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續刻。屬先生孫鴻雛校之。爲序。其大略如是。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翰林史官也。自古歷三代。越唐宋元明暨國朝。代以爲榮。然非獨摛文藻。誇寵遇。以蓬山爲捷徑也。必將敦品茂學。處則傳名山。出則作霖雨。入則爲羹梅。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古今名賢。大半出此。而負此

官者亦不少矣。法梧門司成。優學而守官。其爲學士也。則著清祕述聞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則著槐廳載筆十八卷。實事求是。文獻足徵。詳矣確矣。珪無狀。自年十八選館。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歸然忝二十四科之首。稱先進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爲斷。而尤念釋於翰林諸君子。相期近文章。砥礪廉隅。以副聖主求賢若渴之意。讀梧門此編。不覺反覆而三歎也。

贊說序

雙湖潘君。以其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綴爲數卷。名之曰贊說。質於余。余讀之。見其於天地陰陽造化之原。人物幽明純雜之故。皆本經術而參之以心悟。不襲周邵張子之說。而脗合闡發。成一家言。潘君之耆書。可爲用心於內。博說而約思者矣。君方將試吏事。則由是以求之民物之情。利病之實。不徒託諸空言也。夫修辭貴立其誠。苟能設誠而致行之。則民事皆天心也。吏事皆性學也。君其以是察之。必知有自得而逢原者。余愧荒落。竊以是義爲君進。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舊制。朝考進士。論詔疏及試帖詩各一。其選入詞館者。教之三年。藝成而後散館。曰館課。所謂館閣體也。乾隆辛未。朝考題賦一狀一論詩如初。或難之。而對松湯君旣成其三。獨於詩有四章。歸然第一入翰林。人曰。湯翰林尤長於詩矣。及丁丑會試。己卯鄉試。詔始以詩試士。其體五言八韻。一如試進士者。天下駭駿乎家弦而戶說也。自予少時。粗學古詩。不喜爲律體。戊辰。改庶常。分習國書。旣未嘗究心於館閣之作。

而於試帖尤茫然。其後齒漸長。而後生或以所習請益。恥無以應之。乃取唐試帖及今館閣諸公所作辨論之。稍析其涇渭矣。又竊聞少宗伯金海住師之教。以試帖與制義相比附。若繪萬象於方罫。解九牛於芒刃。繩墨既中。適乎自然。然予役役在外。心知之而不能爲也。丁亥夏。承乏楚中。而對松先生設教於江漢書院。諸生請其在翰林時所作館課若干篇。授之梓人。予得而讀之。典切清新。備體而盡變。美哉。進乎口。君告予曰。某爲庶常。蓋嘗質諸海住師。而以爲善。口口同館之士。翕然推之。而褒然舉首於祕殿。足爲佳話也。君自史官擢臺諫。卓犖有所建白。平生詩文。富于篋笥。此其芻勺耳。江漢之學者。由是津逮。以窺其岷源與海委也。請以吾之言觀之。

張白菴詩序

予嘗再之楚。攬祝融荆門湘灕洞庭江漢之鬱離謫蕩。愛其雲物烟雨。迷離變化。山禽澤葩。幽冶娟烈。離騷九歌之意。懽恍遇之。以爲其文章必稱是也。徧索之。而得蒲圻張君白菴之文。白菴初以制義名家。前明國朝諸老。未之讓也。既而泛濫於詩騷古文各體。老不得一第。欲極遠游。以吐其奇。前登衡山。臨武當。窺太室少室。未足也。喟然曰。遂古之勝。起於西北。乃束腰攀懸。上太華之顛。俯睇昌黎悲咽之處。不啻井底耳。嚴冬。禮五臺。踰雁門。出殺虎口。徘徊大青山之麓。而拜於明妃之墓。十二月。陟恆。遂游京師。觀天子之宮闕。循西山。下天津。至於東齊。宿留蓬萊閣者四十日。櫂舟泛海島。哦日月初出。波濤沸騰之聲色。自冬徂春。客岱山之頂。四越月而後下。所至大書刻石。還謁孔林鄒嶧。凡古聖賢君公烈士貞女之墓蹟。必

弔而誌之。爲古今詩賦銘頌文。不下數千首矣。君初不持一金。坐獨輪車。所遇壯其志。喜其文者。則轉送逆之一僕。中道去。遂獨身閒關。載書數千卷。辛壬癸甲。屈折走數萬里。其愛古悱惻。出於至誠。表彰幽逸。尙論忠厚。至謂明妃必不貳節。其性情之摯。艱苦百折而不悔也。君之詩。溯源於漢唐。而有山川奇偉之氣助之。詠歌太平。無抑鬱蕭瑟之感。然則其中之養者。近乎道矣。抑吾獨怪古人。高山之上。深谷之中。常恐千秋萬世。名湮沒而不稱。豈所謂三不朽者。必如是之汲汲歟。君浮雲富貴。脫屣家室。而獨不忍忘情於是者。何歟。豈其蓄於中者。有不能自遏者耶。吾聞五嶽三山。蘊真宰。含靈氣。不獨其名尊也。君歸而常羊乎青山之廬。朝歛夜歛。海嶽之妙。與神俱存。口不能言。書不能傳。束囊萬卷。如蜃虹雪。飄揚於大塊之間。斯君之游也內矣。於其將歸。一言以爲贈。

裕軒詩集序

裕軒學士既卒。其門人劉荳林侍御。持其詩草示珪曰。此吾師一生出處性情之實徵也。公既銘吾師矣。請序刻之。予覽其集。曰靜居曰歸田。蓋所手訂者。猶憶前年。裕軒曾言有詩草。欲予爲校正。予曰。何汲汲爲。裕軒遂不果示。未幾。裕軒逝矣。是予負吾友之志也。裕軒未有後。而侍御爲之修祠堂於墓所。刻石誌阡。以垂久遠。今又欲哀其遺集。抑何勤也。裕軒不求工於詩。顧其胸次素潔。遇境發抒。往往有真意。而尤近道。而可傳者。在歸田一集。皆其晚年之作。高者逼陶韋。其落落卽事言景。亦北宋之音也。裕軒少壯。橐筆據鞍。出使齊蜀。扈從灤瀋。有爭先鳴盛之意氣。中流引退。嗒然移情。徧參苦縣耆闍之學。卓然若有所

得超脫糾纏。不撓寧而咀化。可謂懸解矣。又焉用此語言文字爲哉。顧侍御古處之意。不可違也。予輒擬芟其蘚蕪。存其潔淨者若干首。而歸之荏林。因誌其大意云爾。

今雨堂詩彙序

吾師少宗伯海住金公出處行實之大端。珪謹著之於誌銘矣。先是歲乙巳。令子三吾郎中。以公今雨堂詩彙十八冊屬珪校勘。蓋自癸卯迄壬寅六十年所作幾萬首。無體不備也。憶珪自丁卯秋受知於公。及庚子使閩過杭。公款我於湖上。中閒出入南北相左者幾二十年。故雖親炙門牆。尙未有以盡闕吾師之涵蘊也。及奉詩彙本。攜之篋笥。又幾五年。乃得盡讀全集。望洋而歎。如觀華嚴寶藏。目眙而神駭也。竊覽吾師之詩。而思吾師之爲人。直內而方外。其天性篤於倫紀。故於根源哀樂之地。醇深愷惻。老而彌摯。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而恍然。而其立朝敬事。授經忠告。尤見正風大雅。恪恭直諫之所充流。有不愧乎表裏如一者。若夫師友親串之久而敦。閨庭子姓之雝而肅。自起家出入。以及予告林居。聚散近遠。勸規愉戚。皆一一見諸詩。至於大篇險韻。陵韓蹈蘇。腹便五車。役使萬怪。又獮祭饗。檀者之所望而卻走也。公以巍科峻望。游陟寅清。廣颺勳華。衡杓瀛嶽。濡翰之士。得其片鱗。毳翮。可以挾雲而漑津矣。豈知公之得於天者既厚。而沈酣經史。丹黃點勘。旁及梵乘。孜孜矻矻。終身不倦。其學力之所埤益。尤不可誣也。古稱蓄道德而能文章。若吾師者。其立行本末。夫何欲乎。凡應制及試帖諸作。別爲一編。其全不能盡刻也。擬掇其卓犖精粹者若干首。先授之梓。校竣。爲舉其厓略。以告觀者。

四圖集璣序

余識羨門孫君三十年矣。君以詩鳴而老於游。再渡海。探武夷九曲。息駕於茗上。皆有圖以紀勝。而舊雨今雨。吟題磊砢。彙而編之。有新新不住之感焉。昨來謁余於武林。而君已皤然鬢鑠翁矣。又示余彭城集。擬陶諸作。則恬憺怡愉。漸近自然。亦君之學與年進也。古稱詩人窮而後工。君負才不獲揚於著作之庭。而狎鯨蛟之巨浪。躋幔亭而嘯呼。胸中之奇。不藉雲夢。今雖老矣。猶以貧不能安於家食。則君續游之蹤跡。且將蠟屐徧名勝焉。他日圖成五岳。作雲臥觀。方將與造物者游。豈數幅之所能量哉。適余將去浙。君來索題。書以應之。

淺山堂詩鈔序

趙生輯寧。以其手鈔尊人淺山堂詩草示余。僅五十餘首。言曰。輯寧早孤。及有知識。而先人手蹟散漫已失。蓋三十餘年來。從舊游先輩處。掇拾錄鈔而得之者。片鱗半翮。奉如珙璧。惟公爲先子同歲生。幸憐而校之。余自戊辰及君同榜。而君卽之官於楚越。六年而卒於官。故不能詳君之生平。今讀杭堇浦前輩所作誌銘。知君之學優而政清。讀其詩。神韻才力。皆有源流。非苟作者。惜乎不窺其全也。君之子能讀父書。君有後矣。瀏陽之民。有愛樹思君不沒矣。余方將去杭。爲題數行於冊而歸之輯寧。輯寧勉乎哉。

孟鄰堂文鈔序

楊農先先生。四世清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凡七人。先生獨以經史之學。迪前昌後。海內推文獻者。必曰

先生珪生也。晚選館時。先生已登大年。不獲親炙其光輝。幸從長君二思先生稱後進。同官講讀。得其緒論。心嚮往之。而未窺其全集也。今年春。先生之孫觀察君。自鳳陽守擢荊宜監司。瀕行。出所藏孟鄰堂文鈔示予。請爲序。曰。將以授梓。珪乃得盡讀先生之文。見其與館閣諸公辯論史志。侃侃不阿。與齊次風先生論周禮。貫串精覈。及經考史。論數十篇。皆卓然蠡涌正出。非本原深厚。烏能壘壘汨汨沛乎若決江河而東注也。惠帝論言宦寺之既。易儲論辯忠愍之不諫。尤具知人論世之識。可爲作史者法。其他旌淑闡幽之作。皆徵實可傳。然則先生之學。其不愧古之立言者歟。豈徒以蜚蜚蟲篆之詞。爲世禪雕龍者誇其煇耀哉。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曹慕堂宗丞。人質實。孜孜爲善。晚而志於道。有超出塵表之思。顧其生平。不以詞章古文自鳴。與之交者。雖密如昆季。亦不知其以文采暴著也。公歸道山幾二十年。其嗣君定軒給諫。乃集公紫雲山房詩文鈔示予。請爲序。讀之。乃知公由翰林起家。洊歷卿尹。詩則樂天文。則敬軒。犖犖無蟲篆雕刻之習。如其爲人也。其尤可不朽者。官御史時。請建太學辟雍一疏。越十年而詔開圓池璧水於太學。高宗純皇帝思有人首言其事。詢知公姓名。超擢宗丞。以獎言者。豈不韙哉。珪老矣。撫今思昔。不覺老成典型。如與公覲面也。

慎餘齋詩鈔序

慎餘齋詩鈔四卷。歸安葉辛麓方伯之所著也。方伯與予同辛亥生。後於予五月。與家仲君兄同庚午舉。

於鄉。與家竹君兄同甲戌進士。以兵部主事起家。出爲河南守。擢河東道。與予同官于晉。聯吟倡和。君詩清雅雋永。如其人。及陳臬山左。頡頏大吏。直伸其道。不詭阿。端人也。擢湖南方伯。以在山左不効撫藩。降調來京。不顧外吏。請修書自效。盡心校勘。逾年得疾。甲辰秋。年五十有四。卒於邸寓。未竟其用。可惜也。君精於易。著易守若干卷。言之有物。予嘗閱其彙本。實能發揮四聖之緼。已而刪改精粹。惟繫辭傳下卷未成。藏於家。諸子皆能讀書繼業。此四卷。編修紹本示予。予爲序之。讀君詩。如見我故人之心跡也。悲夫。

研經堂集序

吉渭厓銀臺長珪十年。而服官後於余兩科。爲先後同館。其後又同直尙書房。交相得也。今年癸亥。君之嗣君士璜明府。以研經堂詩文彙示余。而請爲序。余卒讀之。其體雅正清和。想見其生平。蓋公之爲人。廉悍卓犖。詞氣侃侃。由翰林改官御史。洊至九卿。衡文不苟。閩人稱之。旁通六壬耶律之書。而不詭於理。猶是儒家言也。君兄弟競爽玉堂。而哲弟中權。與珪感笥河兄之先逝。同抱鵠原之歎者。又觸予緒懷矣。珪今年七十有三。追憶舊雨。零星榆景。又不勝掩卷而三歎云。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予識馮生健一於乙酉之夏。旣而以女妻之。丁亥冬。生來就姻湖北臬司署。從之晉。返都。生以副貢充教習。期滿發甘肅。試知縣。瀕行。請予所以教之者。噫。予何以教生哉。生從予二十年。予何日不教生也。凡予之所爲所言。生之所心折。與其所不足於予者。比而思之。皆不無有益於生者也。无往不復者天之道。生

家故貧約。二十年中。歷喪祖母父母弟若妻。可謂極人倫之困阨者矣。今始得一官。其將責償於天而大鳴於人乎。抑能自克於己而無惡於民乎。予服官數十年。未敢刑笞一人。未敢一日自腴。生之所見也。書曰。御衆以寬。又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聖人未嘗以智力自矜矣。甘肅當屢創之後。此上下恐懼修省而與民蘇息之時也。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況親民之官乎。醉飽喜怒之時。不可以聽訟。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老子曰。天下有大寶三。一曰慈。一曰儉。一曰不敢爲。天下先。何其言之真切而有味也。若夫升降盈虛之運。有定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而知道者可以自盡。生不河漢予言。或亦弦韋之一助也。

贈朱昆池序

朱生昆池將之官粵西。來告行。請予一言爲別。予何以教生哉。念生自丙午舉於鄉。謁予於浙。從昕夕者幾二載。今春。予典春闈。而昆池成進士。一似重有緣者。顧予之居官治事。生見之多矣。予何以教生哉。生茲遠行。初試縣事。或有所疑於心。夫居官者。亦在於定其志。端其始而已矣。一介之儒。奉簡命。親民事於萬里之外。其任何重且鉅也。孔孟孜孜。思以被之民者。惟有司爲切。昔由求賜分效於諸侯之大夫。惟游夏不齊。施之於一邑。未若今縣吏之職備也。聖主承天而治四海之民。漢宣帝曰。與吾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親民之官。水旱疾苦。呼吸上與天通。不可不敬也。民之死生。吏之賢不肖。生平時亦嘗目擊而動心矣。今身爲之。而能刻刻不忘之乎。能如是。則雖在萬里之外。猶昕夕也。不則吾不能知之矣。吾何以教

生哉。書此以爲贈。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命於清寧之閒。得山川之性者。賢人也。山川之性。有質有章。得其章者貴富。得其質者壽考。吳越名山水區也。其尤明麗而秀粹者曰錢塘。峯巒嵌嵌於面背。江湖鏡鑪於左右。照以天光。龍蟠翠摩。故其人多文藻通顯。排雲蜚聲。此山川之章乎外者也。若其質則孔靜澁淡。潔清廉岸。夷猶常羊。齊邁泮渙。明德之士。奇齡之人。相游以天。適其性真。此山川之內觀也。惟我寶邨同年之尊人雪崖先生似之。先生自其上世。由於越而遷錢塘也。十有五世矣。卽卽嗜學。於古今文章及詩家源流。無所不究覽。弱冠爲名諸生。又二十年。貢於太學。九罷省試。數奇而業益精。門弟子日益進。教授吳楚晉趙閒者數十年。其與人也。久而不息。禮行義取。克己恕物。醇乎篤行君子也。有子三人。紹其家學。而仲子寶邨。以戊辰成進士。授館職。改官御史。分校禮部典奏。楚江南省試。視學山西。兩遇皇太后萬壽覃恩。誥封先生如其官。初先生游晉最久。館於介休馬氏。縣之人敬稱之曰先生。及寶邨之爲學使也。知者咸慶幸曰。邵先生有子。先生將復來。是足爲先生榮。而寶邨往迎先生。先生曰。嘻。昔我爲一家人師十年。去後幸無惡名。今兒將爲一方師三年。慎哉。毋貽乃父辱耳。吾老矣。不負此湖山勝也。終不往。噫嘻。先生真得山川之內者。而乃以其餘付之若子也。歲丙戌。先生年八十矣。寶邨陳情將歸。爲先生壽。其同年友聚而言曰。吾交寶邨二十年。其人純粹以和。如初相見。其受教於先生者。可以觀先生矣。昔者衛武公行年九十而作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

隅傳者曰。抑抑密也。蓋古之蓄道德而保純嘏者。其表裏縝密而莊敬廉隅也如此。其十章曰。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其欲然自少而慈其子孫也如是。然則蓁邨之歸樂可知也。乃作湖山之歌二章。使歌以侑酒。一歌曰。湖山之質兮。玉潤而中堅。翁來游兮。以月以年。策叩竹兮山之閒。鏡芙蓉兮酩酊。千秋漾漾兮。樂翁之天。再歌曰。湖山之章兮。素沙而錦櫓。瓊糜粳兮黃金勺。湖嶽灩兮山綽約。子笙歌兮孫鼓篋。舞婆娑兮翁矍鑠。積善衰衰兮壽且樂。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汀屬連城之南。百里而遙。有邨曰芷溪。倚山而環流。其居人族蕃而風醇者。楊氏爲最。予昔眡學於閩。歲科兩試。連城之楊生童不下數十人。有登瑯者。歲癸卯。以優行舉入都。考充八旗教習。報滿引見。以教職用。今年秋七月。楊生歸過杭。來謁予。且請曰。登瑯不肖幼孤。母張實撫教之。遠遊數年。甫得一冷官。不足以揚親。今年冬十月朔。母六十有一。設帨之辰。惟夫子錫一言。登瑯將歸上壽。光屏障而報慈暉也。予曰。子家夙有陰德。汝祖之賢。著於吾兄竹君先生之銘。猶憶在京師時。予詢汝族居之醴睦。升斗不外求。而足供終歲之需。詩書之聲相聞。母世母先後五人。怡怡無詬諍。諸孫則相爲劍負而飴哺也。予慨然曰。子何舍此至樂。而珞琖於數千里之外邪。今使子得治民之職。宦遊四方。卽奉迎汝母。踰山越川而就養。去其宗族田園之故。汝之親不樂也。今以學官歸。仕於鄉邦。遠不出數百里。版輿挹舟。計日而達。無倉庾獄訟之責。以其暇日。與同志好修之士。講孝弟而研經書。溫清不缺。陔華閒飲。所謂養志者非邪。雖有軒輓

駟馬之榮。不以彼易此也。汝母守節而達於義。汝歸。以斯言與汝兄弟。跪而誦之。其必戰然忻然曰。兒其善體汝師之言。可以保汝祖之積累。而卜餘慶於無窮矣。登璫曰。善。夫子教我。願書之以爲母壽。

知足齋文集卷第二

碑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邨。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云。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甚韙。珪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曰。其親執事。屆晨謁公祠。門廡頽圯。殿無牆壁。邪風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以不修。則對曰。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久。明年庚寅春。再謁益愀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軍監司徐君浩謀。相度於城內崇善寺之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爲殿三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樓。遷主於殿。肖公像以祀。考唐車服志。褒冕九旒。九章象笏。三公之服也。又於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三十有一。於宴於憩。四時咸宜。費取諸寺租之在公者。秋工竣。祠以落之。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至仁之性。而死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於親。義於友。有大惠於生民。方其爲大理丞。犯顏高宗。凜乎丈夫之氣矣。在豫州。活越王之黨二千人。何其壯也。其不死於來俊臣。武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能格悍后之心。回淪淵之日。剖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爲其難。五王乘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當天地古今之大變。而提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填海。不足喻其神。

勇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其公之謂乎。乃爲之頌曰。唐有天下。三世而墮。谷陵海沸。雌蜺天飛。厲陰肅殺。啗其胎。炳蜺虺雲行。億兆草薶。穹昊弗忍。篤生狄公。左挽折斗。右提囚龍。投身巖嶽。飛箭若林。心芒照天。元魔拱欽。洗血元黃。磨鏡塋黷。三綱再振。大社不屋。并州太原。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庇我桑梓。

明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今上南巡。諭祭賜額曰。名世真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珪惟公以真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備之。其本末載於明史。著錄於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於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閒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慎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驟興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深造有得於致良知之旨。貫體用。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於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疆域。真所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櫟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

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於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諡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岱陽泗西天鍾宣尼漱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姿兼淵轅大治百鍊元精純永良知慎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廈歸巋彼哉桂馥叔孫臧倉公之德功月輪日光珪幼秉教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名世真才皇哉天表洪溪淙淙碣此墓道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皇上臨御首出誠孝通乎帝謂明幽格乎民神邇安遠譽顧西南小蠢倣擾潼江官兵屢捷掘其西竄若有神助乃咨詢督臣勒保奏覆嘉慶五年二月內賊百餘騎至梓潼望見七曲山旗幟森列疑有伏即退不敢窺適參贊德楞泰大兵迅會賊遂辟易神佑昭然皇上即御書化成著定扁額頒發祠山以彰靈績又詢珪京師何以無專廟臣對以地安門外舊有元明廢祠傾圮久矣上特命步軍統領勘修先後發帑金三千餘兩又發內庫顏料官銅計不下二千兩命臣朱珪臣明安臣額勒布督司其事各官願輸銀約一萬兩有贏六年二月二日開工五月九日告成於是正殿寢宮前榮配廡巍煥一新其東大士關帝各殿皆飭因其舊有不敢廢也是日皇上親臨薦香行九叩禮神光肅然諭禮部太常寺議春秋歲祭列於祀典一切仿闕帝廟行事蓋文德武功允相配也禮臣議上報可上親製七言詩一首暨諭旨刻於石命臣記其本末於碑陰以昭式久遠臣考文昌星載於天官書所謂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宮是也尙書禮

于六宗。孔穎達疏引鄭元云。六宗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注謂文昌星。然則文昌之祀始於有虞。著於周禮。周漢晉以來以配郊祀。而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職司文武爵祿科舉之由來矣。若實其人以主之。則以帝君著世。於周初爲張仲孝友。顯化隋唐。爲文中子王通。徵於李商隱。張亞子廟詩。孫樵祭梓潼神君文。化書。唐開元有左丞之命。文獻通考。僖宗有濟順王之封。宋真宗改封英顯。賜額靈應。哲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元加宏仁帝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北城靖恭坊梓潼帝君廟。卽今地也。竊考禮記五方帝。實以五人帝。而傳說爲列星。此天人之合。無可疑也。帝君降嶽生天。以忠孝輔國。膺民我皇上達天通睿。感應一誠。遂秩無文而定曠典。實足信今而式後。偃伯而昌文。以光幽贊。以協明禋。非大聖人其能天人合撰若是之敍倫而彰化者乎。臣珪謹譔。

記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遠。昔設同知巡檢司於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趾創始於南唐建陽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元間。紫陽文公嘗至此。手書藍田書院。刻於石壁。其西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克

齋集。同邑蔣康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蓋地鄰延建，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喆，聞風蔚興，而晦翁手跡，如聚星引月，徧於高巖深廠間也。閱四百年，至明季燹焉，官旣裁徙，則舉廢難，予自庚辰宦閩，壬午攝郡試，擢余生席珍，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又明年，工竣摹石，繪圖具說，請爲記。覽之，則講堂華表，池臺樓閣，巋然深秀，負獅巖而望玉屏，山川環列，有曠如、翠如之觀。舉其役者，余、李林饒爲著姓，而通邑協力成之。蓋人之好學興善，其性可知也。予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數傳以後，家讀其書，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於慎獨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因，而不可闕耶？蓋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於不知，小人或敢於爲惡，其甚必由於知之謬妄。今有憂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雖甚飢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真也。譬如登高適遠者，知其曲折險易，則危峻幽隘必達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隨墮，則跬步不免於顛壓，故知行還相爲用，猶志氣之交也。竊謂聖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言之，則輕重畸，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誠明合一之功，獨於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旣汨於時俗鄉市之陋，靳其卓然振拔於聖賢之徒，不欺其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於五百餘歲之後，甚踴躍知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爲人者，曷在？蓋古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溯進德居業，知

幾存義之真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之士也夫。

崎江書院記

福州城西北六十里曰竹崎。負山面江。其岸多植龍眼。橄欖。橘。柚之木。舟行過者。望之鬱然深秀如林。有巡檢司於此。亦名邨落也。乾隆己亥七月之晦。予典試來閩。纒舟大榕樹下。午氣炎熇。偕程君世淳登岸。步憩一字架。構巋然初成。詢之士人曰。此地讀書者少。將爲塾焉。則有歐姓老者。摘鮮龍眼。烹茗茗餉二使者。程君喜而進之曰。汝塾將發。而使星臨之。其兆大祥。蓋童壯環而觀者如堵。予詢之曰。有能讀書者乎。歐老呼其弟之子曰。是童名春。問讀何經書。對曰。尙書曰。能成誦乎。春背誦數句。土音亦不甚了。予曰。勉旃。及庚子秋。予奉命視學來閩。程君同時視學山左。將別。程謂予曰。曾憶竹崎歐陽春乎。予笑曰。是亦偶爾耳。比歲試春卷不入式。壬寅科試。則春居然應古學試。閱之有條理。遂取入附府學。又肄業於鼇峯書院。蓋春自是彬彬乎爲竹崎之嚆矢矣。癸卯冬。予任滿將去。春來謁。請爲崎江書院記。予惟古者塾師坐於里門。以教其後生。故孔子聞武城之弦歌而笑。漢文翁。唐常觀察。皆能化狃榛爲鄒魯。蓋天時地氣亦感人心而響應也。歐氏始建此塾。而使者適來。其子弟之秀不匿。豈有數哉。甫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謂矣。塾之堂二。前爲先賢祠。後爲奎光閣。倡其舉者。監生歐陽天錦。施地者。歐陽維三。飲之者。歐陽維元。維融。維融。春之父也。同志者凡二十人。謀始于乾隆己丑季秋之望。落成於癸卯之冬。蓋前後十有五年。可謂儉而勤。久而不懈。以迄於成也。

積川書塾記

積川書塾者。荻岡章氏之里塾也。夙聞其地兼高朗清幽之勝。章孝廉芑嘗請予爲記。予以未親覽之。懼言之無實。久未有以應也。乾隆戊申夏五月。科試湖州畢。將旋杭。七日。舟出南門。行未三十里。望見荻岡。旁涯有閣。巋然外爲惜字鐘。守者一老人。方挈小舟收字紙歸。啓鑰登眺。烟景空濛。心喜之。舟人曰。未若祖師堂之奧也。距里許。櫂舟而至。延徑北右轉。繚以周垣。門對平田。題曰南茗勝境。入門爲放生池。池方數十丈。跨石梁而南。則積川書塾也。東西廡曰讀書處。涵養居。登堂曰雲怡。後堂祀關帝。升樓則爲文昌閣。後爲純陽樓。像祀純陽真人。真人以儒者得谷神不死之祕。闡忠孝以覺世。自唐以來。顯道神德。浩氣周流。斯地誠奉疾禱者靈蹟尤著。故士人皆呼爲祖師堂也。珪登降拜謁。環覽情移。弁何茗響。嵐霏津逮。卷舒萬端。動復歸靜。旣出堂。顧見溪隱山房。訪石刻詩賦。深蘊元理。喟然曰。於斯而治心講業。可以挹山川之秀。而左右逢源矣。蓋聞荀子勸學篇曰。土積成山。水積成川。揚子曰。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然則積土不如積川之喻道更切也。今夫川源通乎天稷。委輸乎昆閭。亙萬古而不竭不溢。其真精之循環。嚙吸相感於無窮乎。夫居高明。攬遐曠。游觀者之樂。非崇德修業之益也。談虛空者遺名教。逐塵喧者亡天機。非牖民成物之旨也。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時行物生。至教忘言。登斯堂者。可不思積川之義。而契雲怡之心乎。詢其經始。自乾隆戊戌春。越三年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贏。非天假之緣。未易致此。旣愜所見。乃欣然爲之記。

筆花書院記

蕭山縣治之北有夢筆橋。橋之北曰江寺。昔文通寓居永興。其子昭元捨宅爲寺。故橋與寺皆以是得名。寺之北有筆花書院者。則乾隆十五年縣人陸巡捨家塾爲之。而沈鏹、戴趙氏各輸田以佐膏火。甚盛舉也。歲久荒圯。四十五年遷書院於東南隅。而筆花之趾蹟且以棲流就過者慨焉。歲己酉。方君維翰來綰縣符。下車親問父老疾苦。進諸生之彥者而禮之。聞書院之墟也。瞿然有復新志。邑之搢紳衿士翕然與誦曰。賢哉我侯。不媿言偃文翁之美政矣。於是侯倡而羣和。次第修復。不日告成。蕭山爲珪之祖籍。猶桑梓也。今年夏。余科試溫台。旋過蕭山。聞之。竊謂今之親民者。奔走期會之不暇。語教育則迂闊而訕笑之。烝我髦士之雅。闕焉不講矣。浙江之左蕭山。當潮汐之噏噓。而漁浦湘湖環帶幹峽。故其文章蔚跂。兼越東西之勝。自楊游倡道以來。代有名賢。不獨矜齊梁之挾藻也。有賢明府。獎鑒而振拭之。將士風醇而民氣厚。豈復慮城闕佻達之不丕變。而德行道藝之不古若哉。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以人倫爲本。以義爲質。以天命爲昭明。而後根柢六經。而發摭爲文詞。故言有物而蒔祿從之。此余拳拳以是敬告吾士民也。抑今能先務乎此。則其忠信慈惠之實政。必有以福蕭山之人。而河澗百里雨之施。物以華。亦豈獨我蕭山人之福也歟。是樂爲之記。

重修嵎縣文廟記

嵎居會稽之上游。山脈自天台天姥而來。蜿蜒屈曲。至是將開宕。而剡溪清駛。爲山川幽曠之區。故其人

文亦樸而含華。地勢然也。唐君仁埴以名進士紹家學來司此土下車謁學宮慨然歎叨牆堂廡之剝陋曰是之不講何以爲士民式乃倡修之輿情輻湊不戒而孚不勞而集土木丕煥豆登音侑之數次第備舉君嘗以迎鑾奏賦知名與余有文字之舊今年夏余自台度關嶺下新昌過其境問之嘉其異乎俗吏之爲也君請余爲文記之余惟許子瑜及紫陽之門周繼元淑姚江之學嵎之賢喆代有傳人顧學校徧天下而君子儒不聞出者行與知遠而義不勝利也學道之效君子小人同之而今或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則聖賢之所以教庠序之所以設豈僞爲哉循名而求實升階而儼思感應之速徵於所鼓孰謂教學之與吏治果扞格而不相入也余將去浙乃以平日之教諸生者舉而申之若夫修建月日及助工紳士則詳於有司之冊不具書

六一泉三堂祠記

珪視學於浙之三年錢塘柴君杰以所輯西湖六一泉名賢祠志質於珪曰祠故有三堂曰正氣曰遺愛曰先覺乾隆二十一年自樓而遷主於寺之左右位次凌躐杰考訂成此以他省浙省分列之各有小傳而係以讚疑者闕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己酉正月之望珪權舟拜徽國文公祠步至寺其左爲正氣堂又左爲先覺堂主皆錯互雜廁不倫其右爲遺愛堂像祀周公新以下七人而東北則文昌石像位焉惏然不安考順治八年辛卯杭守張君奇逢記云旣葺做做亭益文昌祠於再級則此像流傳百四十年矣乃諏日移供於崇文書院講堂之後閣下爰屬錢塘學官嚴殿謬馮省槐暨仁和場大使陸德燦鈔識各主

銜名。考之碑志。辨其譌舛。珪復取柴棗參核之。釐爲三堂神主次序冊。言於鹺使盧君。修補敘正。俾觀者犁然而興感於其類。案六一之名。寓於歐陽。緣起勤上人。歐公與惠勤游。以語蘇公。公之初通守也。到官三日。訪惠勤。有臘日游孤山詩。五月十日。與惠勤諸人同泛湖游北山詩。惠勤初罷僧職詩。及十八年後再莅杭。勤公已化去。其徒繪祀歐公及勤公像。有泉出講堂下。蘇公名之曰六一而銘之。故惠勤當特祀於佛殿之西南隅也。祠舊名廣化。浣於楊連真伽。復於劉青田。明末建數峯閣。祀倪鴻寶六人。陳調元拓其前偏。祀楊左諸公。國初張奇逢興覺覺堂於講堂之左。移陸公祠旁之先覺祠主而祀之。又於西廡移前李太守祠之。此三堂之權輿也。康熙戊辰己巳閒。修葺增益。見於王尙書隲之碑文。其源流可考也。夫湖山之秀。非其人不光。宋時賈似道酣歌恆舞於養樂園。遂使山靈瘡濁。激成文山之正氣以洗之。而善者無可爲矣。迄今游西湖者。前有忠武。後有忠肅。若日星之光。氣熊熊照人。所爲正也。唐之鄴侯香山。宋之文正文忠。所爲愛也。趙閱道之事天。王姚江之知性。所爲覺也。人無豔倚繡嘉生之麗勝。而忘山高水長之清風。則湖山增氣矣。後之覽者。其尙有感於斯言。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珪籍大興。而蕭山爲祖籍。自先資政公。初置祭田二畝六分有奇。乾隆癸未。珪司閩臬。及壬寅。砥學於閩。先後二十年。續置田二十三畝有贏。僅及圭田之半也。歲丙午。典試江南。復拜浙江學政之命。具摺陳明祖籍。奉硃批。一切勉爲之。欽此。跪讀恩旨。感惕泚眊。乃盟心曰。若不倍常敬慎。負君恩而辱宗祖。不可爲。

人矣。丁未戊申春。歲科兩試紹郡竣。及今年夏。由台州旋過蕭山。蓋三拜壻於越寨及黃閣河西山之祖墓。三年中增置祭田。併姪錫彤所寄買者。前後約七十餘畝矣。於是以二畝八分有奇歸於越寨。以二十畝歸近山公。增七公。英三十二公。雄二十四公。爲祀墓田。而以五十餘畝屬之宗祠。竊取圭田之義。其內二十五畝。準前議。四甲輪年。十畝爲義田。歲終分濟族人之貧無告者。十畝爲學田。五畝有奇備納賦。其章程詳載於條約。雕版印百數十部。於縣各有案。其餘分授族人。俾互相稽。以期久遠。他日能從而廣之。更善也。嗚呼。我祖累世積善。庇佑我子孫。珪碌碌無狀。而天恩渥被。榮於鼎亨。敢不益勵晚節。保此清白。耶。凡我族人。期共勉於善。忠厚勿踰。庶幾思圭潔之義。而白華之孝養。大田之仁恕。萐萐乎培本根於勿撥也夫。

復古藤書屋記

澄懷園在近光樓之東。爲桐城張文和公直園。傳於休寧汪文端公爲麗景軒。後諸城劉文正公居之。不戒於火。就其地改築。傳之漳浦蔡文恭公。賜園之東偏有屋三楹。其庭植紫藤二本。每夏花葉葳蕤。漳浦葛山相公居此。時武進程文恭公來值宿。則寓焉。日晚。二老對談於藤花下。望之如仙。及嘉慶辛酉。珪蒙恩賜居園中。則藤臥於地。而屋爲輿夫所踞。予蹙然不安於懷。壬戌春。乃先構藤之架。而別葺屋三間於其南。以處輿夫。改是屋之櫺窗。而開戶於其西。通牖於其左。關門以達寢室。以是爲客坐。蒔花樹於其後。院前築籬。以掩映古藤。爲之外屏。倬然改觀。與嘉客落成之。乃悟曰。室猶人也。人之耳目心體隔闕於外。

則生意盎然。蕪穢而不治。反觀內聽。而通睿於靈臺。則營衛周流。瑩然洞然。滿腔皆生機矣。是舉也。豈獨以潤屋求舊云爾哉。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將以爲吾身心之鑒。作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歙之東距城十五里曰翠微山。其麓則宮保曹尙書居也。程吏部振甲游其勝。慨然欲建書室。以爲棲真講道之所。尙書諾之。掘土得石碣曰。許真君鍊丹處。先是吏部官於京。有隱者云。已爲許真君借地。募吏部爲築室。至是恍然。以爲定數。不可強也。築屋既成。走書京中。請予爲記。予嘗一至歙城。而未游翠微也。歙固山水之奧。黃山天都。其巨擘也。靈仙之所往來。一峯一壑。皆足以擅幽曠。挹靈奇。君讀書其中。所得不可以語外人也。大隱何獨居朝市哉。嘉慶甲子十一月旁魄日。磐陀居士記。爰系以招隱之詩曰。翠微僻處兮靈仙居。鍊大丹兮光照廬。洪厓拍肩兮真籙印。根源深篤兮接蒼震。回首岷峨兮鳳翽。歸而求之兮褰裳曷從。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翰林之有掌院學士。唐宋承旨之職也。明初爲正三品。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洪熙元年。始加師保。則一品。加尙書侍郎卿。則二品三品。其時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是也。我朝天聰十年。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祕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十五年。裁內三院。爲殿閣大學士。置翰林院。定掌院學士秩五品。十八年。復內三院。康熙九年。復置翰林院掌院。兼禮部侍郎。二十八年。以大學士徐元文兼管掌院事。則重臣

兼領之始也。院舊有題名碑。歲久漫漶。不可識別矣。嘉慶八年癸亥冬。以明年甲子春。皇上諏日幸院。時掌院英公和與珪謀。謹詳考其姓名。大書刻石於二門之內。東西竝建兩碑。左爲滿掌院。自折庫納至少司農英公。共三十二人。右爲漢掌院。自王公熙。熊公賜履至珪。共三十人。案德大宗伯文莊公。與少農父子世掌院事。視珪座主鄂剛烈公。繼太傅文端公。座主阿文勤公。暨令子文成公。逮孫那大宗伯彥成。三世矣。與桐城張文端。文和。皆世濟其美。真盛事也。而考漢掌院中。若李安溪之經學。孫合河之理學。先師劉文正公之剛毅。表表在人耳目。尤於諸賢中足爲斯文楷模者。珪幸得廁於其後。而科分已歸然靈光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將置我於何等。敢不自勵而與諸同官交勉之。謹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壇合祠記

曹宗丞慕堂。己亥生。修學士裕軒。庚子生。乾隆辛酉。同舉於鄉。甲科則學士戊辰。宗丞甲戌。先後同館。兩人氣味符合。予於學士同會試榜。而宗丞與筓河先兄同榜。亦交相得也。學士淡泊。早請急養。疴爲山川游。宗丞喜從之往來。心跡善相磴也。學士好方外交。其性近禪。宗丞好善。其性近道。歲乙巳。宗丞以比鄰常邀予談進修內養之旨。而學士獨喜參悟。此其同而異者也。及學士危坐解脫。乃悔其空而不實。曰。予功行淺。去道遠矣。子等當以我爲戒。宗丞善功。孜孜不倦。而超悟稍遜學士。此合祠兩公之緣起也。西山戒壇曠曠。長松異果。送籟龍吟。二公神當樂而安之。宗丞之長君給諫定軒。以予爲知其事者。請識之時。嘉慶甲子十一月朔。磐陀老人既題詩於冊。竝記之。

論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天有六位。地有六氣。六六相參。還相爲宮。陽位潛於元淵。陰氣遇於碧穴。日躔月孛。交光瀏晶。以協以居。往來苞苞。乘龍十二。以紀於斗。以摻於時。故曰。天視其根。月參其竈。陰陽貿乘。重三十六。乃攔于春。乾爻陽六宮。復一姤五。臨二遯四。泰三否三。大壯四。觀二。夬五。剝一。凡陽之宮三十有六。坤爻陰六宮。姤一。復五。遯二。臨四。否三。泰三。觀四。大壯二。剝五。夬一。凡陰之宮三十有六。凡陰陽各三十有六宮。根於復。落於乾。竈於姤。墟於坤。循環交通。母隱子胎。黃龍之鱗。擇於包魚。顧菟之闕。宿於啍雉。羸蹄旣鈞。會攤旣中。故孔子執之以作春秋也。天之根在坤之復。爲龍尾。坤娠陽於氏。孕陽於尾。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氏爲天根。尾氣屏絕。下復於箕。箕爲天口。先王以至日閉關。關其口養其根也。坤初往姤。乾初來復。箕斗之次。朋喪東北。龍龜之交。五陰異室。乾之二來臨之宮。龍出於田。龜靈於澤。坤之二往遁於南。易曰。執用黃牛。莫之勝說。是居牽牛之次。三陽自否。來於泰宮。媿女之北。天帝之孫。是曰帝乙歸妹。營室包荒。河漢用馮。四陽大壯。入五帝之車舍。是曰壯于大輿之輶。奎爲封豕。瓶藩羸角。蠶之剛也。婁爲犧牲。喪羊于易。婁之傷也。五陽決一陰。曰夬。入昴畢間。爲天街陰。陰國坤維。陽陽國乾維。日月五星之所出入。君子之所夬也。駕龍十五。入於乾宮。乾爲虎首。坤爲龍尾。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雷。虎休生風。西南遇陰。坤乃得朋。

金氣既盛。水德王於章漢。太微之庭。月五星之軌道也。東井南北河。月之竊也。軒轅黃龍體。女主象。虎交於龍。故曰女壯。傷鉞誅鎖井。是爲繫于金梔。二陰入遯。陰自尾而來曰遯尾。陽自首而往。柳注星頸。遯之肥矣。否則陰陽夷矣。客主攢矣。張素觴客。翼主遠客。秦以陰爲鄰。否以陽爲賓。軫車碾碾。上而生風。大觀以成。杓攜龍角。攝提四方。豐於廟亢。牽袷瞻房。心爲明堂。君子得輿。小人剝牀。雌龍十五。以入於坤。相隨相輔。瀧於其尾。尾爲九子。蟠於陽九。至十有一月。虎始交。龍虎首尾。敦圉黽黽。天月根竊。輪困盤糾。三十六宮。既布十二政用。修天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陰陽維綱。交於其極。會於其根。月離於畢。夫以遇雨。乾以首虎。目從於箕。復以息風。坤以尾龍。綳綳縷縷。萬物化醇。晝人夜人。荒其若春。像春之象。謂之連山。華春之精。謂之歸藏。芳春之英。謂之周易。鑒春之色。謂之太元。通春之化。謂之皇極。春之爲義。夏矣。贊曰。

元惟天璽。牝惟地竅。黃宮通理。白室生耀。鸞轂儀天。蜺腦依月。莫悅其根。嚙測其睛。眎交坎離。雌雄在腹。推光吐景。環於朧朧。坤道藏往。復心知來。六六之宮。如春登臺。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防乎。易曰。神以知來。我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衛。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之。知門人之必離。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

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迪吉，從逆凶。善不善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瞞，人事昨矢而今函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蓋嘗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回終日言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閒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既可轉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也。或曰：卜筮之術，精靈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脫刳腸之患。眚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殺。是物慙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理之先覺，則誠拘於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說

滋德堂說

滋德堂者。臨海宋鑑溪封翁之所居也。鑑溪名燕。國子生。幼有至性。爲母刲股。體故弱。年十七。以咯血病不能應試。乃講養生之術。四十以外。遂彊健。行年望八。耳目聰明。步履不待杖。閉門課其子世榮。經書皆口授。予視學試浙東。世榮以古學見拔。將貢成均矣。乾隆戊申。舉於鄉。考取咸安宮教習。期滿。奉旨以知縣用。世榮館於我家。幾三年。今將告歸。省其親。予勸之會試。不肯留。且請曰。榮之父。明年八十矣。祈吾師一言。爲吾堂構說。則吾父得仁人之言。可以爲親上壽。且榮及世世也。予曰。書不云乎。樹德務滋。潤其本根。則發於枝葉。翹翹競起。松根茯苓。千年茂悅。不可以樹木樹人量。於國爲棟梁。於家爲椿柏。此滋德之千春萬秋。與天地比壽者也。理之必然。吾烏乎測其數哉。

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肯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

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於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既近於禮。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於信。必矯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不得已而申其說於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真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象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熏心。傳曰。危熏心也。旅取離。九四

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於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於益恆。有孚惠心。則吉。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閒。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聲。可不慎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於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姦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譌也。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解歟。曰。父在。爲母期年。屈于所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爲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傳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上御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御座以待大受章最先成奏焉上喜置第一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累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冬出爲安慶巡撫是時廬鳳宿泗潁洧饑發倉穀且盡大受請於宜麥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則以振之既連歲饑多盜盡擒致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大受哀其情爲奏原之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鎮揚大水大受至則糴倉穀疏溝洫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歿糴鄰殷請緩今年徵水平魚蝦種在野乃募民先冬捕鱸種遂以絕既實授江蘇巡撫七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蒿者大受爲口借二月糧以聞上命饑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旬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民以力就食利復而民不饑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水大受以聞上命餞漕米撥協銀穀計千百萬大受請借民草價蠲牛稅一年禁溫州商之海運者皆報可又發帑海州官爲買穀平糴十年戶部議禁商團大受以爲商人貯米得少利則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又奏城工核減議在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計不宜節於

目前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漲災者十七。大受行邑至海流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年奏臺灣倉穀之壓欠者除之免其民陳宗等餉閩故民番雜處語非譯不通有民殺人坐之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鞠竟得白冬入爲兵部尙書十三年春上東巡大受馳至行在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即命於行營前議振事既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上諡處教習庶吉士侍講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川用兵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日數被召見或夜宿直廬凡大謀幾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數寸刻燭披覽十四年春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大受既盡瘁病甚上數存問遣醫賜葢藥冬稍閒還京十五年春出爲兩廣總督兩廣去京師既遠官儉民隳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法之吏無虛月風俗爲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上大悼惜命入祀賢良祠與三代封蔭一子輝祖賜祭兩壇諡文肅初大受父綵夢神人以緋衣兒授之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羣至止焉人以爲異及長而家貧甚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大受爲候門則讀書以爲常既貴以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每自刻苦事兄尤謹焉神氣端儼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朝廷以爲重臣子四輝祖繩祖嚴祖及祖

黃芳度傳 史館作

黃芳度福建平和人以父栢歸國功襲封一等海澄公初鄭成功竊據海島而海澄者其出入門戶也使

梧守之。梧以歸於我。扼其咽喉。成功大窘。故怨黃氏尤甚。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與鄭經爲亂。時芳度守漳州。密疏所以破賊狀。凡七上。皆阻於賊。不得達。最後得芳度蠟丸書。乃言守死閒賊。誓不背國事。上嘉獎之。明年。鄭經并力圍漳州。芳度傾家資募兵與之相抗。分督將士守四門。屢以閒出奇兵邀擊之。斬獲無算。久之。賊攻益力。芳度使其從父兄芳泰與賴突圍出。求援於粵。而督將士以必死。乃積火藥埋宅中。告其人曰。鄭氏讎我家切骨。我以死力抗之。城陷。我義不爲賊辱矣。汝等亟舉火。無使賊生得我也。芳度守城凡六月。賊日夜攻。不得下。其從父兄芳世以中路總兵。自粵來援。未至二百里。會其下吳淑叛。十月六日。天初明。芳度登城巡北門。淑等潛開城東門出迎賊。直入芳度家。絕其藥繩。火不得發。芳度聞變。走開元寺。仰天呼曰。反奴負臣。臣死不敢負國。遂投井死。賊出櫛其屍。妻李氏自縊死。其家人及諸將士皆罵不屈。賊盡殺之。加慘酷焉。芳世以其事聞。上大震悼。加贈王爵。賜諡曰忠勇。妻贈王夫人。諭祭二次。命官治其墓。建坊以旌之。以芳世襲公爵。卒。弟芳泰嗣封。卒。以芳度子應續嗣封。

王節婦傳

節婦姓王氏。連江人。諸生王世球之長女。年十七喪母。父又疾篤。氏無兄弟。而家故貧。送死養疾無憾。已而世球卒。氏泣告族人爲立後。歸同縣陳光堂。逮事王姑及舅姑克孝。光堂爲諸生。應癸卯鄉試。遭疾歸而卒。是時氏年二十有七矣。子女皆孩幼。丙午秋。縣大水。氏鑿樓以縋懸光堂棺。得不沒。夫旣葬。乃葬其父母。命子名賢。歲拜兩姓之墓。從父弟王洪墀娶妻陳氏。三月而洪墀死。家貧。或欲奪陳志。陳不可。誓爲

女僧氏憐而迎之家。與共寢食三十年。其與人爲仁如此。夫弟先爲其叔父後。無遺產。氏請於舅。與均財。娣病。撫其女如所生。名賢旣長。教之散財爲義。縣人賴之。乾隆庚午。有司以氏守節久。請旌於朝。報可。甲申。氏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予攝福州守。試童子於連江。得陳滋源。滋源來謁。述其王妣守節本末。而求爲傳。予惟旌淑風。勸守土者之志也。女子非有大故。不以節見。非窮苦患難。或不奇。然其能爲難一也。易節之兌曰。安節亨。其王氏之謂乎。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邱氏。遂昌西鄉人。父于宏。母鄭。于宏先卒。喪之哀。事孀母尤孝。年二十一。嫁同縣增生王肇洲。生子淩雲。肇洲以試於郡。冒暑暍病歸。邱誠進湯藥。祈以身代。竟不起。欲殉之。母鄭諭以舅姑老。孤幼。義不可死。邱曰。母教兒是也。遂力養舅姑。皆臻大年。督子淩雲讀書。繼父志。淩雲入學。爲諸生。食餼矣。初。邱年二十有四而寡。今六十餘。娶婦祝。生子開煦。蘇氏名杏姑。亦遂昌西鄉人。父宗軾。兄諸生雲漢。宗軾驟傷足。氏扶持不少離。及卒。絕葷飲。終祥如禮。許嫁於王開煦。請期有日。而開煦病。母兄欲緩之。氏曰。王郎病不可知。幸未篤。當往視湯藥。若不諱。死生以之。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三日。適王。疾不可爲矣。謁王姑邱。姑祝。邱尤憐之。越三日。開煦竟死。絕而復蘇。邱慰勸之。蘇亦勸王姑與姑勿過哀。衆遂不疑。已而入室。引刀絕吭。姑走抱之。端坐而逝。及斂。色如生。年二十有二。

論曰。遂昌在處州西北二百里。萬山峯岬中。士樸遯少文藻。何女子之多奇節也。邱與蘇爲祖孫。邱有子。不可以死。則以永貞爲難。若蘇者。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乃堅志殉之。哀哉。易小過之恆曰。遇其祖。遇其妣。蘇之以節死而遇妣也。何過之有。抑不過何以爲烈女子耶。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書。順天通州人。考光肇。候選州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爲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於鄉。第三十九人。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獠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吮難治。君勤且廉。一切贖解輒剔。凡剽桀者。刺知其主名。聞君將至。跳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官不可犯。謹避之。君益踔厲精銳。日夜不休。至於病憊。制府使醫視之。則宜投補益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益賢君。乾隆五年大計。以卓異奏見。天子允之。明年。陞浙江寧波府同知。在浙三年。署餘姚。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人乏食。君借之糴。不待報。至是。掛吏議落職。然粵人思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以爲資。輒買書若干卷。曰。以是貽吾子。願好急人之急。閒則圍棋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有子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日。汝祖曰。嘻。兒他日得爲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卽手書此二字於座。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罷閒。尙無憾也。汝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厲廉隅。尙矣。予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於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爲教。當榮辱死生之際。而不及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陳聖周家傳

君姓陳氏。名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爲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予嘗爲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子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屬續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耶。必歸叔父。令服子喪。君祖連頷之而瞑。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於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保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保受葬。救賙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資。昏嫁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槨之無後者。君曾祖登。嘗三復東湖水利。溉田千頃。有欲竊墾者。懼君不可。乃啗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予不成孫也。君之遠祖。在宋時有名琳鄉。舜申及德一者。葬週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鳥啾啾於古樹。求之得碑。則爲土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土人。乃鑿滅碑字。不可辨。夜有神燐聚散入其屋。比令來履勘。假寐頃。見絳衣者三人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於陳。蓋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有賢義溪。水發則溺人。君既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創於隋大業閒。其下水仰受福安寧德候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於海。橋洞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二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屢朽。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於靈果山。得大石梁五。小者八。乃繩所過泥田而墜其徑。墜內輦石。償其值。不二旬而辦。辛丑。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梁成。君扶病

落之。歸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於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十五日卒。君生於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岳。孫四：敬本、敦本、嚴本、政本。女孫二：贊曰：滋源。予廿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屢試高等。及予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予曰：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予所手定優生三人。其二爲寧化張騰蛟。霞浦游光輝。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名以去。而滋源先闌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自在。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予爲文傳其父甚哀。予不忍辭。爲敘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翟瞿園家傳

翟洗心。字聖以。一字瞿園。安徽涇縣人。傳聞翟之先。本張姓。斬徙也。當元末。與陳友諒同起兵於蕲。戰歿。友諒字其孤。友諒敗。避地至涇。有李翁夢虎臥其里。覺而跡之。則少年貌甚偉。詢其由來。館而妻以女。遂從翟姓。所謂敬六公者也。是爲徙涇之始祖。卜居涇西南八十里之桃花潭左。潭水發源於黃山而注於涇。其後族鱗衍。聚居幾萬人。曰水東邨。翟氏十傳而至瞿園。父之煥。明季諸生。瞿園兄弟六人。於次爲仲。時天下初平。山賊猶梗。歲戊子。之煥率族捍賊。全其鄉。瞿園旣代父兄治家政。曰：吾族大。當有以保息之。乃倡輸田之在宣城者三百畝於宗爲祠田。立條約。祠墓祀以時。貧饒有養。秀者有獎。曰：常稔莊。瞿園太學生。不爲舉子業。然好藏書。其妻詹嫁時。益之書數輛。涇人好古者。多就鈔讀。家豐而好義。年八十一卒。宜多圩田。以土埂爲防。值歲者修之。壞則罰。瞿園雖不值歲。必出資以助修。故終其世。埂堅而無競。及瞿

國卒後。族以埂壤互毆擊。人益思其惠。瞿園之喪。有來弔者。喪甚哀。其家怪之。問其姓名。曰。我宣城周采臣也。少孤。母老。三十未娶。某年試罷歸。遇公於旅。詢而憐之。乃出裝金使歸娶。勸無廢學。曰。薪水吾任之。今若干年矣。其急人之病而不自伐。多此類也。曾孫繩祖。乾隆甲辰進士。贊曰。繩祖以其曾祖瞿園之行略。請予爲家傳。曰。予嘗乞筇河先生爲先曾祖傳。先生諾之。未脫稿而殂。敢乞公成之。予竊聞霍氏之先甚豪偉。及其聚族於涇。四百餘年。丁男以萬數。非積厚而流深者。不可得也。瞿園慷慨多隱德。繩祖以詩書起家。豈不建哉。

邱府君家傳

君邱姓。諱雲錦。字綱思。一字玉林。其先南宋嘉定時。有名憲者。官同知樞密院事。始居江陰。明嘉靖中。遷蘇之長洲。曰嘉。嘉之子承周早卒。婦盧守節。其子存禮。孝於母。俱得旌其門。是爲君之曾祖。君之祖曰文勳。父曰聖舉。君少從父游京師。後遂家焉。九試不售。以善書充一統志館謄錄生。書成。留充實錄館謄錄。乾隆甲子。選山東寧海州州同。已而丁父母憂去。服除。戊寅。補江西寧州州同。寧州饑。其時州牧他出。饑民閔聚州治所。諭之不解。或謀脅以兵。君曰。不可。救荒如救焚。奈何煽其焰耶。叱民毋動。亟發倉粟千餘石。平其價糴之。而獨申上官。請任擅發罪。於是境中帖然。所全活甚衆。君之才識幹濟。有造於世人者。咸類是。而其子孫之熾昌。有自。所謂天道果不誣也。君在江右十二年。署奉新。浮梁。諸縣。皆能其官。卒以有所忤罷歸。而君之諸子皆成名矣。君友于其弟之鈞。歲甲午。將之京師。六月二日。卒于德州舟次。君生康

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九。誥封奉政大夫。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妻繆氏。贈宜人。側室鄭氏。封宜人。李氏。封安人。子五。庭澍。乾隆壬午科舉人。己丑科考取內閣中書。河南道監察御史。庭澗。太學生。廕封內閣中書。庭澐。乾隆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庭注。太學生。庭潛。府學生。孫三。桂蟾。候選主簿。桂山。乙未科進士。內閣中書。桂丹。府學生。曾孫二。家煒。家煜。御史。君請予爲之傳。輒敘其略。以備採于家乘焉。

贊曰。憶自乙酉。君之長君御史。館於兄仲君家。從予游。二十年來。君之子若孫。起家連取科第。列官清要。歲丙午。太史與中書君。分典閩浙省試。可謂盛矣。予固知君之隱德所貽者厚也。寧州發粟一事。君真不愧循吏哉。

黃衡州家傳

君諱興仁。字元長。號藹堂。安徽休寧人。初。黃氏自晉新安太守卒葬黃墩。世家焉。祖鍾。父治安。君年十九。以商籍補錢塘學生。北游太學。援例起家刑部江南司員外郎。時雍正九年也已。而京察一等。擢福建司郎中。十三年。黔苗不靖。張尙書照出爲經略。奏以君從。改江西司。在軍營。屢以功得敘。今上卽位。以黔省用兵。恐廢農事。詔借給牛具籽種。君奉檄行黃平及施秉餘慶諸州縣。莅視給散。不假吏胥手。乾隆元年九月。還京。授湖南衡州府知府。故有九釐餉。國初洪經略用兵時。權設額也。後遂沿爲例。君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權衡永郴桂道。畢吏議落職。君曰。吾得歸與諸兄弟奉老親足矣。遂老於家。嘗寓杭。已而遷蘇。

卜宅師子林。元高士倪雲林所手造也。聖駕南巡。五幸其處。蘇人榮之。君教子嚴。長子騰達。辛巳進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次軒。辛卯狀元。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季騰驤。貢生。君年五十有五。乾隆二十一年卒。妻汪氏。程氏。側室李氏。汪氏。孫七。葬於柏山之原。所著有南征集。南歸集。松園編。師林紀勝諸書。藏於家。

贊曰。君負幹才。不竟其施。而歸老於林園之樂。人或惜之。然以其穀貽子孫。聯翩取甲第。卓犖競爽。則君之隱德可知矣。予與仲君同直書房。知其大略。爲著於篇。

鄭賓日文學家傳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九世原善。遷千秋鄉之鄭塢。十七世儼。遷東垵。二十三世琢。荦公章。爲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舉。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爲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閒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畀書田十畝。已而琢。荦公欲售田爲考作壽藏。曰。兒肯不對曰。祖父所賜。爲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留耕公之妻惲。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爲昏媾。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病。折右肱。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肯。琢。荦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爲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爲繼室。於卜廟見後。卽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願養之終身。歿葬於段墓之右。卜氏以田六畝歸君。

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爲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爲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宋冲素爲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莽公力爭之不得。遂別構祠於孔邨。並輯舊譜。以識其真。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者學工古今詩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爲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召客。時歲歉。餓者蠶集。譁其門。欲撻而訟之。官公方食。聞之。投箸趨告曰。人子穀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衆立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爲。從之。盡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卽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爲倡。其勇於義也多類此。年七十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也。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旦。興。庚子科舉人。昱。興。曾孫兩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於禮巷東邊。

贊曰。予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爲得士。而最指稱者。鄭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於鄉。從之者多掇科第。而生孳孳爲善。不啻其口。生謁予。則惻惻請爲其父作傳。每謁必跽拜。何其誠也。予讀環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穫畲。豈妄也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旣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勉應其請。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

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熟聽。乃合卺。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鄰下。刻不離。壬戌。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天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謁經精舍。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於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庸。鰥弟。岷。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爲神祇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爲百善之首。士而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榮。爲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雋。偃蹇而天忻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於其閒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知足齋文集卷第三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林君穆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爲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爲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爲君祖先璋。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於爲古文。乾隆十二年。君年二十有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寧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劇談。以爲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爲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噤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釭兩人。最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菴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

期會。衢俗婚則招搖酣飲於道。誇豐嗇相閼。喪事以布帛賄弔客。梵唄闐鑼。歲春秋奔走轆九華。媚神求福禳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閒則至講堂。進諸生而牖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諄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衆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於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徧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所爲盡心於教化。誠於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訥。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奉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顧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於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手斂君。祝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弊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於文。幾於道。不悖於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鈺爲之傳。君深目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猥潔。勇於自任。於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就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勗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所謂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

生子洛。淳淳爲君弟。明同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邇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嗇於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存。視此幽宮。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公諱其儲。字又梁。一字虛齋。姓鄭氏。荆之石首人。其先出漢鄭莊。南宋嘉泰閒。進士冲霄公者。卒官江陵。葬於石首。其子淑濟公。遂家焉。世有德鄉里。至公考飛雲公。贈中憲大夫。有六子。公其次也。少爲名諸生。年二十七。舉康熙辛卯鄉試。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癸巳授檢討。辛丑會試。充同考官。得邵中丞基。盧運使見曾等。世宗初元。改授戶部山東司郎中。絕請謁。介然不阿。焚蹟就理。三年。擢工科給事中。丙午。奉命主四川鄉試。請假省親。使竣歸。及夔。聞母袁恭人赴明年丁父艱。克盡哀禮。己酉服闋。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參議。縣州水壩。顧廷璋。寧壩楊元。石馬壩李重吉等。掠借穀麻。脅衆債張。大吏檄公往治之。公廉得民饑。先發貸倉穀。安行密捕。擒其魁。至則帖然。時方亢旱。公虔禱齋戒。日卓午。仰籲忽有雲隱隱。心敏益慙。少頃雨三日。歷禱旁縣皆應。氓雜跽泥潦中。送迎公呼聲載路。蓋公生平以誠治己。其他政類然。甲寅。奔生母胡恭人喪。今上乾隆戊午。擢太常寺少卿。庚申。轉大理寺少卿。遷左僉置御史。明年改順天府府丞。丞治京師校士事。公刷剔浮籍寄姓。以端始進。每科歲郡試衡文。拔才勤勤如不及。丁卯。又轉太常寺少卿。己巳致仕歸。越五年。終於家。配陳恭人。孝謹儉勤。生子二。家謨。家語。俱太學生。女四。孫男二。謨生永常。

語生永琳。公生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七月十七日辰時。卒於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十八日巳時。壽七十。陳恭人之生。後公十日。於公之歿年九月三日卒。乾隆三十三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縣之南鄉彭田岡。公官少京兆時。歲乙丑。珪年十五。應府試。公首擢之。期以國士。兄垣。錫。皆辱公知。時冬月。公來予家。坐廳事。先君命予兄弟出謁。公大詫曰。君柰何凍裂君莊。先君愕然。公徐曰。此三進士。吾三莊也。速衣之。裘。先君笑諾。珪自是乃得服羊裘。及歲丁亥。公歿十四年矣。珪司臬楚北。明年。乃助公葬而銘公藏。銘曰。誠澤民。明擇人。銘公德。礪余身。以眎其後昆。

孫母張太夫人墓誌銘

興縣孫文定公。立身立言立朝。爲名宰相。人仰望如天斗地嶽。珪嘗一親炙公。溫然其易。肫然其仁。巨儒也。其後公歿。珪與公仲子廉使孝愉同官於閩。讀公遺文。拜公之夫人於堂。雍雍儉勤。然後歎公之修身齊家。教澤純厚。不愧乎古人也。及哭廉使君陽曲之南郊。弔太夫人於旅次。哀傷之餘。神明清穆。非中有定主者。曷能閱常變而不亂。乃知太夫人眞文定公配也。越三年。太夫人考終於家。孤子孝則以行狀來請爲銘。不敢辭。太夫人姓張氏。父彪。山西鎮西衛城守備。年二十五。歸文定公爲繼室。撫元配原太夫人之二女。暨側室李太君之子孝懿。孝則如所生。佐文定公。孝於舅。侍疾送終。哀敬盡禮。從官中外。治內政。井井。教子孝愉。必以正。當廉使君監司汀漳。擒治亂民。有功。調臺灣道。上念其母老。特旨留內地。卽授閩臬。以官犯自裁。發軍臺効力。上以文定公暨太夫人故。免其役。改官部曹。未幾。擢直隸臬司。病卒。上聞之。

歎息。詢問太夫人狀。蓋天子推恩舊輔。體臣教孝。惟文定公之忠誠協帝心。而太夫人動必以禮。盛衰不渝。實有敬姜之賢。爲不可及也。太夫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六日。壽七十有六。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孝懿。次孝愉。俱先卒。三孝則孫五。孝則之子鎮。鑾暨鏞。孝愉之子銓。鏞某年月日。合葬於文定公之阡。銘曰。

泮濯服。勤婦功。朝暮哭。禮所宗。三立不朽。真相公。石樓蔚汾清峻同。千年此藏康幽宮。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謹莊節馬公墓誌銘

公諱全。陽曲人。初名瓊。姓馬氏。字具堂。號純齋。曾大父化龍。大父驥。驥生雲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參將。有四子。瑤。瑒。其三公。季瓊。三世皆以公貴。誥贈振威大夫。江南提督。初。公考爲陝西孤山守備。時梁夫人姪公。或夢開牙迎上。官乘軒入。已而公生。早嶷嶷出頭角。授孝經。喜誦。始於事親。三言。乾隆十三年。大兵征金川。公年十七。從父於軍。父卒。與兄瑤以喪歸葬。應募西安軍門。乾隆壬申連雋。賜一甲第三人。及第。授二等侍衛。出爲福建撫標右營遊擊。公年未壯。與同官靳搢不相下。俱勅去。旣而幡然折節。更名曰全。至京師。入伍巡捕營。傳文忠公奇其才。乃以兵試。己卯庚辰再捷。上御紫光閣。親校進士。識公曰。爾馬瓊耶。何以至此。公叩首引罪。而技故絕人。上大悅。賜第一人。自古科甲之奇。一身再及第。而名益歸。未有如公者也。授頭等侍衛。二十七年。屬駕江南。授南昌鎮總兵官。賜花翎。三十年。移鎮蘇松。駐崇明。巡海島。登羊山。姦宄絕跡。三十四年。擢江南提督。三十七年冬。調甘肅提督。復留江南。入覲。時方討金川。公請行。上

可之。賜元狐馬褂。加領隊大臣。馳驛赴軍。三十八年二月。抵控喀營。每戰輒克。殺賊二百餘。攻獲昔嶺木果木。櫟樓數十。賜荷包四。功牌一。是時大軍駐木果木。險與賊倚。夏五月。公遣兄子國錡歸曰。告汝父。善事我母。我無以家爲矣。六月十一日。賊誼公大呼殺賊於昔嶺。死之時。有命調四川提督。而公死事聞上。震悼。卹典有加。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祭葬。御文勒碑。予諡莊節。入祀昭忠祠。公生雍正十年壬子三月二十九日卯時。殉事時年四十有二。生平忠孝友弟。沈勇有大略。或驚其兩起家冠倫魁。而勲業不竟。其年爲憾。而不知公之獲死所。歸列星。可爲完人而無愧也。配段夫人。子四。國銳。襲職騎都尉。又一雲騎尉。授都司。發山西委用。國鋼。爲公弟後。國鍵。國鎰。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陽曲城東水峪卹先人之阡。國銳乞銘於珪。珪不獲辭。銘曰。嗚呼。癸巳孟陬。遇公王胡。隆角高鳩。聃耳方臚。嗟偉丈夫。甲第燦燦。雄魂殷鬚。公乎曷旰。晉山牙牙。豐碑龍挐。歸復在天。不磨不渝。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珪自去年八月十四日。聞予兄竹君之病狀於汀。十六日。忽得凶耗。哭失聲。旣而得姪錫卣等所爲行述。且曰。明春將葬。季父其爲銘。嗚呼已矣。悔珪不從兄學古文。而何以銘吾兄耶。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筍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閣河。當明洪武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元初居越寨。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綱公。明末官遊擊。亦不詳其地。曾祖諱

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琪縣知縣。終於中書科中書舍人。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福州福寧道。曾祖祖考三世。皆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妣徐氏。皆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請貤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外王母史氏。貤贈淑人。先妣生珪兄弟四人。伯兄堂原任陝西大荔縣縣丞。以珪請貤封中憲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垣。辛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貤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於盤屋。九歲至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愈強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是嘗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燾。十二月院試。呂公擢公第一。試鵬翼搏風歌。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京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郎莊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珪兄弟面試。劉公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秀水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主考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興縣孫文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試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鑾。總裁大學士海軍陳文

勳公世官。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維城。殿試。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夫憂。珪自閩奔喪歸。與兄聚首者二年。公自爲諸生。卽授弟子。至是從游者數十人。丙戌歲。抄服闋。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游。已乞假矣。明年正月。珪服除。詣宮門召見。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未卽對。上曰。非耶。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疾。倘上再詰。不敢欺也。強爲弟起。公不答。旣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賤。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莫整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在披剔榛蘚。聚至千種。時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就加採錄。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降級。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

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公者強拉公至西園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閒爲上言。朱筠辦書頗遲。上不之罪。曰。命蔣賜棨趣之。真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和同者。公曰。子亦爲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旣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人好友醺酒必應。輒盡醉乃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勸。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覲樓鉅細事。辨時地。真氣勃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關。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大典禮告成祝釐。宣上功德。鴻篇奧冊。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逼漢魏。旣而導匯百家。變化創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千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嫻。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瀕。不足喻其所蘊也。己亥八月。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於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廣洞。徧著手蹟。明年秋。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韓雅。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酬接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於芋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

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嗚呼。孰知其永爲訣耶。明年二月復命。上溫霽詢諭。人以爲必需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於黃山則再登其巔。觀雲海。於閩之武夷。窮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峻幽。從者執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痰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其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書來曰。我爲子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娶王氏。敕封安人。晉淑人。故分巡道銜。加四級寶。抵諱詢公女。子二。長錫卣。府學生。娶候選州同知天津徐君大李女。次錫庚。府學生。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君學濂女。女子五。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陽湖龔怡。次適甲午舉人通州魏紹源。三適國子監生大興徐燁。四適府學生大興翁樹端。五待字。孫二。女孫一。俱錫卣生。乾隆四十七年某月日。葬於西山二老莊祖塋之北。銘曰。導源三江。降神盤屋。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湊。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恥於繁援。開徑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舟武夷。謫仙遊戲。騎麟不羈。颺風何來。撼我率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放。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垠。千秋不朽。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君諱正輝。字德雲。號斗南。林姓有元進士某。爲閩縣教授。自莆田遷閩爲縣人。後分爲仁義禮智四房。君禮房支也。禮之派不善。父某困於諸生。生四子。君爲長。十三而孤。乃傭書養母。字其弱弟。每夜達旦作書。頭目暈動。則伏几暫息。復書。病目眚。三年十六。始從其父執陳直卿學。味爽挾冊往。食時暫歸。每空腹復入館。以帶約其腹。忍餓讀如故。年二十。母吳卒。貧不克葬。柩在破屋中。天大雷雹。椽瓦飛裂。風撼屋欲拔。君率諸弟伏棺號慟。聲震天。竟無恙。乃竭屢葬母如禮。明年授書於燕園里。邨童十餘人。皆不穢。偕其季往。季患頭瘍。手爲刺櫛。日則課童蒙。夜讀書至四鼓。服除。乃館于城中。三十始入學。爲諸生。君久困僻居。人罕知其自來。乃書世系於使院壁榜下。知者乃驚歎。某某有子孫也。是年始娶妻萬。萬故貧家女。育於舅氏。提甕汲水。手製通草花。賣以助食。其賢見于竹君兄所作誌銘。君自是名漸起。授弟子益衆。教人有法度。嘗曰。吾無他陰陽事。惟不敢誤人子弟耳。壬午舉於鄉。年踰五十矣。及子其宴官戶部江南司主事。加二級。得誥封奉政大夫。戊戌。其宴丁葛宜人憂歸。服闋。遂侍君養不出。以是君晚年稍得優游。自樂其志。辛丑十月二十二日。以小疾終。年七十有一。子三。其實廩生。後君一年卒。其宴乾隆辛卯科進士。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其某女子一。孫二。思臺。思堂。女孫七。昔歲癸未。子兼攝福州府事。取其宴第二人。試使者不錄。予召之署。自教之。甲申冬。予以憂去。其宴試再罷。丁亥。乃附縣學。庚寅鄉試。爲子兄竹君所舉。遂成進士。閩人以予爲知人。不知老孝廉之蘊蓄者厚矣。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四日。其宴遷其母葛宜人柩。從君合葬於城北梅柳山之原。以其實附。請銘。銘曰。

石鋼而璞厥火。遏而燎發。川堰而瀑達。士困而高閼。天耶人耶。無忘砭砭。視此銘碣。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編修鄭君際唐。既通籍十六年。具摺以修墓請歸。得旨俞允。時乾隆四十有九年夏五月也。將行。告於珪曰。際唐生七歲。歲乙卯。先母林宜人見背。越十年甲子。乃葬。越二十有三年丙戌。而先考奉直公逝。於今十九年。際唐行老矣。不敢以待。將合葬吾親。敢乞先生銘。珪與際唐同官翰林。同直上書房者九年。又以宦游三至閩。知君家世稍詳。不敢辭。案狀。鄭初籍休寧。元末有官於福建之懷安。諱靖者。留家焉。明神宗時。析懷安入候官。世遂爲候官人。十一傳至諱開極者。順治辛丑進士。歷官左諭德。督學浙江。爲名學政。珪少讀黃石齋先生書。公序刻之。所謂幾庭先生者也。幾庭先生生六子。其季諱烈。字屏麓。康熙辛卯科副榜。生四子。長諱培。字澍滋。一字蕙園。配林。兩世皆以際唐官。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幾庭先生有孫二十五人。奉直公最愛。年十五入府學。爲諸生。屢躋於鄉試。比年四十。乃罷去。治生計以養父母。而課其子獨嚴。曰。吾家名翰林後。不可以不讀書。時公喪偶。有子五人。遂不娶。於居之西偏。構眠雨亭。爲諸子講業所。偕游必續學。能文者。故編修兄弟。皆以文名。而實學勝。公之教也。先是幾庭先生歿十有八年。不克葬。屏麓公愀然憂之。公跪請曰。是兒責也。獨力營窆。窆不以諉諸從父。弟歲丁巳。乃葬幾庭先生於梅亭山之陽。屏麓公遘疾年餘。公謹視起居。湯藥無間。比終喪。夢中猶作扶持父疾聲。醒則哭。性好急人之有無。待以婚嫁喪葬者甚夥。其弟曰在豐。曰壘。曰增。先後卒。諸孤鰥皆就養於公。以是家日

落然公性不較銖黍。凡升斗量衡。輒輕入重出。曰。吾非爲名與種德也。吾不能爲是瑣瑣者而有市心。嘗就市肉。屠者誤多與之半。歸而覺之。急呼屠覆較。屠以爲求益也。大譁。公笑曰。姑較之。較而償其半。屠則大喜。公曰。爾儻幾何而堪數誤耶。或以公爲大迂。其厚且直。出於性之自然。固如是也。林宜人考諱和。康熙丙子科解元。贈朝議大夫。宜人其次女。知書善教子。生五子。曰金簡。早卒。貤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曰際熙。乾隆丙子科舉人。先公卒。曰際唐。乾隆庚辰科舉人。己丑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直上書房。乾隆丁酉科雲南鄉試正考官。庚子科會試同考官。曰際乾。乾隆丁酉科舉人。後公卒。曰際雲。出爲公弟在豐後。孫男二。惟敬。惟寅。女孫七。公生康熙戊寅年正月四日戌時。卒乾隆丙戌年七月十四日巳時。年六十有九。林宜人生康熙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雍正乙卯年四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九。際唐以甲辰年十二月三日。合葬公於羣鹿山之陽。林宜人壙左。銘曰。

梅亭之覆。老鳳所殲。曾孫翻翻。羣鹿之陽。厥子麟章。考與妣康。嘻。剖斗折衡。而盈其經籒。盍徵茲佳城。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春。珪扈從南巡。道出河閒。晤同年大名守靳君。執手而歎曰。噫。君蒼髯盈頰矣。蓋自戊辰以來。三十七年。同榜在者。中外落落不數人。及秋而君卒於官。明年春。其子師儉走京師。泣請予銘。予旣悲同人之益稀。而賢守之不竟其澤也。不可以辭。君諱榮藩。字价人。號綠溪。靳姓。山西黎城人。上世由洪洞來遷。高祖妣張。及其婦喬。孫婦王。三世俱嫠。號靳門三節。君祖綺。府學生。考尙端。雍正甲辰舉人。官浦江令。

忻州學正以君官俱誥封奉政大夫例贈朝議大夫妣溫繼妣盛誥贈宜人例贈恭人君生左手無名指有附枝穎而嗜學年十七試縣府皆冠其曹爲諸生十九舉乾隆甲子鄉試乙丑中會試明通榜戊辰成進士辛未丁父憂丁丑選廣東瓊山縣以母老改河南新蔡時河南歲祲君到官卽究心荒政賑貸必誠民以蘇己卯分校鄉試是年珪主試事與君共昕夕者竟月有司坐堂皇判決惟意騁輿騶謁戟門一入瑣闥列坐據案濡藍點赤字暈苦欲睡予時覘君於衡校縝而察所乙卷無枉歎君之學優而心下知其治民之良也庚辰再與分校後以母憂歸旣葬置祭田以祠其宗服除乙酉授直隸龍門縣戊子調遷安均車徭爲旂三民七之制己丑陞蔚州知州建文蔚書院以教士州西二十五里曰暖泉堡其南灘磧夏秋水漲注匯廣靈嘔夷之川盪析田廬歲爲患舊築土壩輒圯君行相度易以石爲丈三百一十高九尺有奇首尾綴之土壩州人美之曰此靳公隄也君不居易之曰保障戊戌擢知遵化直隸州癸卯授大名府知府上知君能其官嚮用矣未期月而病以卒君自縣歷州郡官於畿者二十年在所民安之去而思能以經術文教佐治而本之忠愍庶幾有惻惻遺意持身儉素仕不怠學所著吳詩集覽四十卷綠溪詩古文雜著若干種生雍正丙午年三月二十五日丑時卒乾隆甲辰年八月十九日巳時年五十有九配劉恭人側室任生子一師儉附監生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今年二月初。張君元禮來就予語。別去未半月。君喪其仲婦。又喪其弟榮。中旬九日。予自西園下直。趨弔君。君泣然曰。舉室遭時疾。惟我獨身支持。若何。予爲排解。語良久出。君送之門。珍重而別。越下旬五日。而君以疾卒。何其迫也。比葬有日。其孤泣請予銘。嗚呼。珪何忍銘君。君諱模。字元禮。號晴溪。順天宛平人。其先自江南宜興遷蓋州衛軍籍。當明洪武初。至正統四年。入衛京師。曰旺。熹宗朝。有太僕寺少卿曰邦經。疏救楊左罷職。爲君五世祖。考冲之。薦舉起家。官河南南汝光道。妣柴恭人。君有弟曰桓。曰榮。君少穎敏。九歲。南汝公以工部郎謫居通州。君獨侍。讀書自勵。年十八入學。乾隆壬申春。舉於鄉。秋。成進士。改庶吉士。甲戌散館。授刑部主事。遇事侃侃不阿。丙子。主湖南鄉試。己卯。陞員外郎。主廣東鄉試。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奉命督學廣東。時南汝公駐信陽。君乘傳謁二親於官所。明年。銓陞吏部稽勳司郎中。君之督學也。力以振士氣爲己任。凡士民交訟事。不肯媮阿。隨有司畸輕重。或親鞠平反之。曰。我法司也。粵人頗以使者爲能直我。而有司則疑其侵官。曰。使者將與我爲難。訴之大吏。於是君遂被勦鐫秩去。而南汝公亦以事罷。效力軍臺。君念父齒力衰。乃傾貲爲父贖罪。得旨免歸。其後雖捐復原官。而以父母皆老。不就。還。君兼通陰陽家言。自喜能奇中。又博覽古法書名畫。辨器物真贋不爽。家食二十年。養葬盡禮。赴戚友之急。若忘其貧。葬族之殯。撫孤弱者。教子及弟之子讀書。皆成植。甲辰十月。君六十初度。作述懷詩六首。明年正月。與千叟宴。賜御製詩笄杖朝珠如意皮幣十六件。君風神不減少壯。騎控自豪。曰。吾叟矣。初。珪年十二。識君。君娶於寶坻王氏。於予兄竹君爲妻之姑。歲乙酉。君來訪予。見予次子錫緯。方七齡。能背誦

爾雅周禮成帙大喜欲爲婿乃忘其輩行結婚姻焉然錫緯年二十有二竟夭折先是君爲兩老人擇地於城南蕭家邨築室塋壙皆秩秩曰他日則耐我於左君生雍正乙巳年十月五日寅時卒於乾隆乙巳年二月二十五日戌時年六十有一子二中正乾隆庚子科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娶井氏中達府學生娶楊氏孫一以仁女五長嫁乙酉科舉人獻縣紀汝佶次嫁獻縣學生鹽課大使紀汝仲次嫁癸卯科舉人寶坻王振緒次嫁珪次子附生朱錫緯次未字孫女四葬於是年五月十一日己未銘曰
七日不見魂何之千秋吉藏君自爲負丙面壬食坎離從厥考妣茆本枝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秋珪旣哭吾友辛麓葉君於喪次明年春其子紹欏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踰先生今將返葬於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案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宋石林公由括蒼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贈恭人兄弟三人鍾英鍾麟君其季也贈公治別名館於某縣有盜株逮十餘人獄成矣爲挾其疑白令再讞之果誣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於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上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三錫奇之而贈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脯欲君改業泣不肯吳曰此子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飲食之何患焉及君旣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賢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於鄉時贈公七十有三矣

甲戌成莊培因榜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贈公卒奔喪歸服除試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員外郎武選司郎中乙酉京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衛輝知府君能於曹務綜核詳績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署開封調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晉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予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君時寓居城西南距予家稍遠竹君與予同車出雖往城極東北必紆途訪君予方苦舌訥每難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予司臬湖北見君於衛輝及君來河東而予司藩於晉爲同僚又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異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求水利疏洩水達五姓湖脩蒲之虞舜廟建書院教所屬躬行保甲而不擾旌闡節孝不遺幽魯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變卦反對諸說必索其所以然然後舉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主陰乎內巽離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人所未言者吾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舉卓異入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趨君確然自守惟盡心於刑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撓也辛丑授湖南布政使咸以碩果得輿爲君慶壬寅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吏議當革職奉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冊自效癸卯歲除予自閩還見君語予曰某於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他著錄尙書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亦瘁於是明年得嗽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領之

竟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廉而惠。在所則民受其益。而奮於年。不溥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於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元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晉寧鶴峯先生諱因培之女。有子四。紹樞。乾隆己亥舉人。議敘內閣中書。紹棻。紹樞同榜舉人。出後於世父鍾麟。紹渠。紹本。皆監生。孫二。來章。含章。女三。長適太學生錢慎。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藩。女孫一。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真。以蔭而子孫。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馮君均弼。旣卒之明年秋。其子晟。奉柩自楚北道京師。將歸葬於山西。泣述其生平。而請銘於珪。珪早識均弼。而先兄竹君。與均弼交最深。不可辭。君馮姓。諱廷丞。均弼其字。一字康齋。其先由山東壽光遷山西太原。振武衛。衛在代州東南。遂爲代州人。九傳至君。曾祖諱鑾。康熙戊辰進士。官廣西南寧府同知。祖諱光裕。康熙辛卯舉人。官至湖南巡撫。考諱祁。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妣劉淑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生而慧嶷。幼從瑞金楊鴻臚方立游。時鴻臚未第。以詩古文詞相摩率。君已嶄然出頭角。吐語驚人。旣而侍其父入都。從山陰周蘭坡學士長發讀書。獨考證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願爲有用之學。錢塘周葑岡學士玉章。與蘭坡學士同直上書房。奇君非常人。以女妻焉。君年弱冠。方志於古。不汲汲逐時趨。三試不售。以父望之切。乃銳力攻舉子業。壬申恩科。舉於鄉。君亟勸學。苦心疾。乃從方外游。息氣內觀。豁然元

悟心精飛越。魔怪百出。燒之不爲動。以神力超解。曰。此弄精魂也。不覓其學。初乾隆元年。君以大父官貴州布政使。覃恩給從二品蔭生。二十一年。考列一等。引見。奉旨內用。補光祿寺署正。歲戊寅。編修公游浙。卒於杭。君既迎喪反葬。盡以遺產分諸弟。於是貧甚。服除。補官。遷大理寺寺丞。擢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家益貧。賃屋壁立。屨與馬。無薪裘資。處之淡然。日治經史。與名士磋切。曰。不固窮非士也。惟勤於官。治讞必求其情。輒有所平反。見知於大司寇諸城劉文正公。辛卯。京察一等。明年。出授浙江寧紹台道。廉介自矢。不爲詭媚。甲午。調福建臺灣道。臺灣斗絕海外。民番雜處。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繚蔓不可爬梳。君一刷之。曰。吾不爲也。寮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爲非。巡道兼學政。君曰。不可以儼隅易之。親校甲乙。士論翕然。丙申冬。擢江西按察使。渡海颶作。舟膠於山。若見橋端有神光莊嚴者。遂得出險。既入覲。到官。以失察妄人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恩旨贖罪。命往江南。以同知用。庚子。上南巡。迎駕。准以道員捐復。君在江南六年。歷署常州。淮安。徐州。三府。河庫。蘇松督糧。松太兵備。三道事。其在淮安也。制府委以濬臨河集引河。君晝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讒譖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壬寅冬。授分巡江寧鹽法道。明年春。擢湖北按察使。陛見。上問官刑部時。誰保汝。以劉統勳對。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於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見。湖北獄善譁張。君盡心釐之。有楚蜀爭界事。君盛夏行施南萬山中。履勘。平其爭。遂遶疾請解任。竟不起。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八日。卒於署。君生雍正六年戊申九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君有守有爲。蹟而復振。將有所大造於斯民。而不覓其施。爲可惜也。配

周淑人子一歲。乾隆庚子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女一。適編修汾陽曹錫齡孫一。衍緒。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某日。葬於代州煙旺邨厥考之墓次。銘曰。

勾注之陽。雲龍陰。磊砢其骨。冰雪心。鬱奇騰上。靳不駸。歸復而升。理則藹。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涓告於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怛然。其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爲文揭於石。珪不可辭。先生姓佟氏。諱圖翰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事夏駐防協領。母隋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需用矣。遽引疾乞休。上旋命爲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橋。於宅之南。闢地數畝。藝穀灌蔬。曰漫園。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魚臺。隱土山面流築土屋數間。曰野圃。暇則挈杖獨步往來於斯。間有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請益。冀遷其真。於釋道兩家言。無所不參究。晚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以似續爲念。既而屏嗜欲。與妻恭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種樹環墻。築菴於其左。曰。我將終於是。俾道士守我藏。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上開千叟宴。於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事圖薩布偕與焉。拜賜御製詩如意。筇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扈駕木蘭。八月朔及朏。再踵謁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旣望。謂家人曰。

吾欲暫舍於郊。既出曰。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於昆弟。其妻來問疾。趣之歸。曰。無溷我。命築茅屋於菴後。既成遷焉。趺坐竟日夜不歇。二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無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續焉。諸人遙候於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良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定力庶幾涅槃者。生於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於乾隆乙巳年八月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廉靜淡泊。殆於獯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

孔取不爲。孟思己貴。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爲昭明。惺惺不昧。嗚乎先生。爾已反其真。而我猶暗醺兮。噫。

